



袁了凡網鑑

七八

漢武昭宣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8
5



文庫 11
D 258
5



010190561386

柳田泉文庫

綱鑑補卷之七

世宗孝武皇帝諱徹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征伐四夷使其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綱辛丑建元元年也然於是時天子既紀其即位之二帝三皇以來未之有改初亦各自紀其元似涉二統自秦罷侯置守而天子始專之故天下奉行之不敢有貳其正朔之奉比之三代尤嚴矣然一君一元也至文景惑方士而始有後元之建則是二始矣然猶未有號也年之有號始於武帝即位之初物事雖非古然足以別時代防僞妄禮所謂可以義起者其此類歟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也○目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今河間府景州商縣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勉強學問

擬漢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詔仲舒天人三策
天人相與之際
天心仁愛人君



道者所繇 適治之路 聖王禮樂 教化之功 周道燦然 復興 王者求端 於天 天道任德 不任刑 王者承天 意以從事

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還音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跡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與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就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顧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

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亾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就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顧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

真西山曰

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秦漢以下
未有識者

仲舒識得
本原

此等說話
皆好

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
朱晦庵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其以情為人之欲則未為害蓋蓋欲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

曰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皆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飭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

養士莫大乎大學
大學賢士之所關
大學教化之原
功以任官
稱職為差
守令民之師帥

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踴賢不肖異處矣

大者群物之祖

曰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徧覆包含而無所殊聖

聖人法天立道

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循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暗與以微致顯是以堯舜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人君不可不知春秋

命非聖人不行

備此三者大本舉

天地之性人為貴

所以動天

積善積長日加益

道者萬世

亡敵

道之大原出於天

三聖相授守一道

繼治世者其道同

受大者不得取小
再謀謂今按不食其力蓋謂不使其家舍公儀休為勞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蓋小有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敵。故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棟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棟故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致用猶言取而用也。夫天亦有所分限。予之齒者去其角。顏師古曰牛無上角者則傅之翼者。附著也。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力謂農。不動於末。末謂工。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史記公儀休相魯其家茹荼而美溫

集覽致至極也

力種植之
收其利
不與
云所
受大
者不
得取
小也

春秋大一統者
而拔去其
帛而好怒而去其婦
一皆承奉之以
為始故言大一統
統紀一而
法度明
仲舒為江
都相

武帝繼然
有立
一代大儒
為首舉
漢世所未
發明

仲舒王佐
之材
雖伊呂無
以加

春秋大一統者
而拔去其
帛而好怒而去其婦
一皆承奉之以
為始故言大一統
統紀一而
法度明
仲舒為江
都相

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喜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尹起莘曰
武帝繼然
有立
一代大儒
為首舉
漢世所未
發明

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以訾哉夫何數年之後遊宴奢終宮室神仙聚歛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為秦者幸爾一人終始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銳退速之患而始終全德之君在三代

班孟堅曰
劉向稱董仲舒為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與故類淵施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一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

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董孟論君子也亦以歆之言為然獨何與

伊呂聖人
王者不得
則不興
仲舒潛心
大業
師友淵源
所漸

袁了凡曰
孝武首策賢良而仲舒對策謂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勿進丞相衛綰後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然而不及黃老意實太后之故人猶有所諱與抑縮所學正在此也至田蚡繼之始盡黜黃老刑名之言延文學儒者而公孫弘以治春秋取相封侯於是儒者益知所嚮粹然一歸於正矣是固諸臣先後倡導之力而帝表章之功安可誣也說者婉辭呈於漢武夫始皇既一天下而焚詩書禁偶語武帝乃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表六經黜百家其大本固已卓然若夫窮奢欲繁刑斂土未征伐信神荒遊諸有亡秦之失而卒無亡秦之禍者其始以是夫

仲舒以禮
匡王

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

何如
柳下惠
夏色

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彘伐吳滅之也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况

何如
柳下惠
夏色

此言何為
至我
仁人正誼
明道
粵未嘗有
一仁
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盡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按董子書接云苟為

善後仲舒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殺害三
千石弘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
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
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按本傳仲舒所著皆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

程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粵
諸子曰仲舒所言皆當時急務也古
陳氏曰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
丁奉曰諸子斯言也其論董子已盡乎蓋董之終身事業惟其重道義

不于仕進必待詔舉三也賢良等策從容論道皆純王之語四也
驕主皆能正身率下有得於枯心之學五也為公孫弘之姦雄所嫉而
卒能見幾以免六也武帝之英猜暴酷至使宰相辭不受職而彼特以
誠意感之至於家居帝且遣使問議七也故程子曰漢之諸儒惟董子
有儒者氣象愚又謂董子不但度越漢儒也孔門群弟以後宋諸儒以
前雖賢如韓愈亦難與比而况漢一代乎

趙絳薦申
公
夏六月丞相絳免以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絳為御史大夫王臧
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大中大夫○繼上雅尚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
好儒術推轂趙絳為御史大夫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推轉王臧為郎中令絳請立明

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帛加璧記禮器東帛加璧尊德
安車駟馬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
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謂是時天子方好
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召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
歷服色事書漢迎者何備禮也五瓊山曰聘賢而

胡致堂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
未告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然明堂巡狩改歷服色豈力行

者何事
承知力行
者何事

為治不在
多言
為治顧力
行何如

承知力行
者何事

承知力行
者何事

承知力行
者何事

承知力行
者何事

承知力行
者何事

承知力行
者何事

申生不逮
親生

之急務哉對既不合又留不
去其不逮穆生又可見矣

下南湖曰論申公者但當取其經學不必責其力行蓋漢興言詩者惟
公為首而公之弟子若趙絳王臧固不足美其最著者及門

則孔安國等私淑則常賢等而三百篇
之教闡揚於秦火以後者公之功也

稽東坡曰申公始不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
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于千仞鳥鳶彊射不去誠恐虛論

綱壬寅二年趙絳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為

郎中令石慶為內史○**綱**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絳請毋奏事東

宮太后大怒陰求絳臧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絳臧吏皆自殺嬰

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

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

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

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

萬石君恭
謹無比

萬石君家
不言而躬

廷見如不
能言

與世公好
寵無異

好儒之實
安在

以衛青為
大中大夫

悅謳者衛
子夫

謹聞及絳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
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

尹起莘曰武帝名為好儒所用特絳臧輩爾仲舒醇儒迺棄之侯國殆
嬰蚡之免皆然蓋其惑於家庭黃老之說

綱三月以許昌為丞相

綱以衛青為大中大夫○**綱**陳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衰上嘗過姊

平陽公主如淳曰即陽信長公主也為曹參魯
悅謳者衛子夫

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皇后恚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父鄭

季為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
妾衛媼通而生青故冒姓衛

為侯家騎奴召為建章監侍中既而以子

未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史記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季正
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答罵即足
矣安得封侯事乎

中山王聞

綱癸卯三年中山王勝來朝○曰議者多冤鼂錯之死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轂而泣上問其故王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綱七月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淮間○曰初閩越

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

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

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

綱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

漢待文學以不次之位

者自眩鬻者自眩鬻也

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

進助避明帝諱後又得吳人朱實臣趙人吾丘壽王壽王字子真蜀

中外相應以義理之相如以詞賦得幸

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舉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舉不

賜終不任以事也

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直諫有所補益

丁南湖曰

自是歲上始為微行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騫水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又

漢武帝之

集覽
除治也

東方朔諫
除苑三不
可何如
南山陸海

劉東
交口不當
作亦
促猶防也

言輿
慮必有
相如讓出

劉東
交口不當
作亦
促猶防也

顛危
之變

劉東
交口不當
作亦
促猶防也

知者避危
杵無形

劉東
交口不當
作亦
促猶防也

嘗夜至相谷逆旅主人疑為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異上狀貌飲翁以
酒而縛之上始得脫又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
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
荆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
車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一日之樂能幾何足
障之乘輿哉其不可三也上悅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上
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
之獸蹶不測之地犯屬軍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
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蓋為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
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
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

言小可以
諭大

垂堂謂恐其墮墜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書置博士何

夫之舉向使柏谷主人之計得行其危豈不甚哉書始為微行則經宗廟

始置五經
博士

乙巳五年春置五經博士書置博士何

武帝有功
於儒教

丘瓊山曰相傳習於其家至是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靡然

吾亦欲除
吏

丙午六年六月丞相昌免以甲蚡為丞相

政權不可
一日不在
朝廷

圍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日奏事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

少府官屬也
作器械之所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武庫在未央宮蕭是後乃稍退

治亂皆本
諸此甲蚡
專權恣肆
使帝以蚡
所用多非
其人則選
擇一相

陳季雅曰在宮闈在朝廷則不在朝廷則在臺閣則不在臺閣則

綱鑑

漢書

七

輕

天下事制之存始

青幸則薦主父偃嚴助幸則薦朱買臣揚得意幸則薦司馬相如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大抵天下之事制之在始政權最不可下移一移之後所失當愈下是故元成以後政歸闈儒而宰相之權愈輕未必不自武帝始也

綱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綱 閩越王第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

衛 ○ 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

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等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昔三代之盛胡

越不受正朔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

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

莫敢校也如使粵人微幸以逆執事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

之首臣猶羞之是時漢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

發明帝自二年以後災異多矣正宜恐懼修省以答天戒乃興師動衆從事荒服兵禍蓋自此始

綱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 黯時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粵相攻使黯往視

以中國而勞夷狄天子有征無戰

兵禍自此始

汲黯以嚴見憚

汲黯矯制開倉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其矣汲黯之類

汲黯何如人

汲黯杜稷臣

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為東海守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而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類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也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柁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黃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

於黯近之矣

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為人君莫不然矣堯舜

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霸假之徒也故

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

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錢文子曰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慕者躬行有所

遠馭之志申公一言警之以力行而帝不悟汲黯面折之以多欲而帝

又不悟外嗜仁義之美而卒之躬行之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高帝憚

叔孫之制令取其易行文帝恐釋之大言則曰卑之無甚高論蓋亦以

為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要若顧其力之所可為而行之爾天

下之患莫大於力不足而疆為之武帝有志於慕古而治效遠不逮於

高文思故以好名為人主累也

蘇東坡曰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而沒思

黜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

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也

綱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

綱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綱**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

師古曰省少也

畫

不識以將兵名當
不識將兵
何如
上卒從
廣而苦不
識
終
為將者亦
嚴而已

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刁斗夜擊莫

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堠斥堠也堠望也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

陳擊刁斗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

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無不

司馬公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非臧凶也故曰兵

敗彼李廣鮮不覆亡哉

袁了凡曰漢李廣以簡易治軍程不識以煩故士卒多樂廣而苦不識

彌以嚴故士卒亦樂于儀而憚光弼而光弼終不以已嚴而為于儀之

寬將有常道程李是也廣材氣勝于儀德度優故有易常以成功者然

不可為訓

綱戊申二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綱**方士李少翁君見音現上善為

巧煇竈中竈中謂煇言言祠竈則致物致謂便祥瑞而丹砂可化為黃金

丹砂藥名亦曰朱砂生辰州等處主養精神安魂魄木洞壽可益蓬萊僊

鍊真經云丹砂鍊之一返而成白銀二返而為黃金也

武

春秋之書
愈深得春
秋之音

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善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遺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海

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矣史記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自謂七十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

尹遂昌曰

春秋比事之書韓愈稱其謹嚴先儒謂愈深得春秋之旨

丁南湖曰

李德裕論秦皇漢武英才遠畧宜不寤方士之詐哉蓋以享

網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

更自殺○繼時馬邑

在雁門郡今朔州城是也豪聶壹豪帥也史記作聶翁因太行王恢言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韓安國

天以天
為度

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及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

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功或故遣劉敬結和親至

今為五世利臣切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

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

死此仁人之所隱也痛也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使韓安國等將車騎材

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為間間謀誘單于入塞因邀擊之

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武州塞屬雁門郡得鴈門尉告以漢兵所居單于

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上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

奴絕和親然尚會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食貨志云

帝承文景之蓄憤胡粵之害即位數年用嚴助朱買臣等

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

郡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

師古曰國
意中音
竹仲反

王恢馬邑
之詐

計何如

匈奴韓安

國王恢之

心

高帝所以

休天下之

世利

和親為五

世利

顯利之臣自此始

武帝雄略不世出

覆者用兵

奇道

不勝

武帝復仇之義

武帝本自無仇可復

不鮮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然

胡致堂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

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

尹起莘曰匈奴自武帝繼統以來未聞有犯邊之罪况前年求和方復

書之辱大武帝復讐之義殊不知高祖失之於輕敵呂后之有瑕之可指

而夷狄譬諸禽獸初不足與較是非在武帝本自無讎可復特不過其

其盜邊而治之是亦足矣何必生事邀功自為詐誘之謀乎自是而後兵連禍結是果誰之咎歟

綱唐成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目**初竇嬰為大將軍田蚡乃

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賢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穎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

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酒數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穎川言灌夫

橫于穎川郡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廷辨之廷辨其是非于

朝廷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

敢堅太后怒不食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論殺之

也

叩古曰使酒因酒使氣也

醫藥上書救灌夫韓安國兩是之

漢明竇嬰所坐不過上書論救灌夫而已罪未至死故書曰殺而不去其官

漢以私意殺嬰綱目漢史謂其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過赦贖之于以見

筆之以不沒其實爾叩古曰務得事實每求其是也

目辛丑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被服造次必如儒者

山東諸儒多從之遊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所得皆古

文先秦舊書采禮樂古事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三宮辟雍明

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春正月還而卒謚曰獻書侯

班孟堅曰古人以晏安為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

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司馬公曰景帝之子十有四人乘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而

抑斯人之不幸和

綱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目**唐蒙上書曰南越王名為

亥 侯以私意 河間王獻 被服造次 如儒者

河間王大 雅卓爾不 群 帝王之治 後世

制越一奇

相如論告

諫

詩小雅小弁

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國在長寧舊屬漢犍為郡○史記註夜郎者物有女浣於澗水有二節大竹流入是間其中有姓精兵可十

餘萬浮船犵狁音臧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恒郎道為置吏上乃

拜蒙為中郎將置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

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相如還報聽其言拜中郎將通西夷置郡縣按卓王孫之女卓文君私奔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爲寵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自以得交納長卿晚時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相如欲陳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諷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竊東坡曰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此而創開西南夷途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又曰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矣且諛諛之意危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誠小人也哉

網祭卒治馬邑之詐漢有以開邊隙矣自及不縮出此下策故書譏之

歷

網皇后陳氏廢○國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冊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

奉如法霍太主大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見主所幸實

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也遂觀雞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爲

主置酒宣室未央殿前正室齋則居之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

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

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

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

已設飲後令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

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

集覽
東方朔
董偃有斬
罪三

宣室先帝
之正處

張趙作見
和法

一國法五刑
漢式序之二

十四

用法益利
自此始
以公孫弘
為博士

川

堯舜不貴
爵賞而民
勸善

遂却退也
八者治之
本

正警
不微
進於
也

人主和德
則應

法益利自此始

綱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

次續食

各縣依次第接續供給飲食也

令與計偕

計者上計簿使也郡

與上計使者偕來也

臨菑人

菑川漢縣名今屬山東濟南府

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

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

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

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遂

遂七旬反

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

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

親上此有天下之憲者也禮樂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

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禁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殼比

則應

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

天之和應

智者術之

原

四者治之

本

天文地理

人事之紀

閭漢以重

仲舒為江

都公孫弘

為博士何

形和則殼和殼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

畜蕃嘉禾興草木山不童

澤不涸

此和之至也

也禁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

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時對者百餘人天子擢弘對為

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書法

袁了凡曰

益邁則智益深此時為善順上旨之弘非復不合意之弘矣既拜博士

復上疏言周公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帝以策書問弘

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贊而弘對且曰操曲木者不累

日銷金石者不累月期年而變臣弘尚切遲之蓋弘以遲暮遭逢雅知

一則

漢代

十五

轅固斥公孫弘
正學以言

帝善功好說故盛誇致理之捷以示可用此其詐也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贊良徵公孫弘反目而事固不以正目視之

圍者圍遂以老罷歸

丁南湖曰轅固在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而辨湯武無殺君之心

袁了凡曰轅固始以治詩被徵為書太后弗悅嘗使入園擊毬已大絀

厚說悅音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

開端使人
主自擇

監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與其行慎

忠上問弘弘對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厚遇

畢東萊曰武帝深知鑽之忠雅以為社稷臣故弘推使當其鋒此其術

真西山曰申不害將說韓王而未知王之欲乃微謂趙車趙鼎各進諫

網壬子六年冬初筭商車起商賈車之稅也**發明**此書初筭商車則帝之培欲作

陳季雅曰漢武帝商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告置文帝躬行

無所事事者收其效
問漢文咸租除賦而財反有餘

而無所事事者收其效自耕籍勸農之外殆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姓字無

財反有餘

漢武竭取
橫征而財
反不足其
故何哉

理哉悉備具則其財用宜益滋也然而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渾邪
之降至不能具二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其若是稟稟也
夫天下非小盛也土地之所生人力之所養宜益倍於曩時也帝不能
青靜無為以待其自遂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營無惑乎其財之不足
也自其兵役之興轉輸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美
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送之法而入財補即也而世家之子弟
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省耐金也
而列侯困夫土自列侯封君而下至於庶人蓋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
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蓄牧益蕃而貨財流通賦租之入上不勝用矣

擬漢賜衛
青關內侯

衛青將帥
材天下服上
知人

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論史者譏武帝一喜衛霍禍及邊鄙固矣然青凡七出擊匈
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而能不以富貴自侈好仁喜士奉法遵職不致
以進退人才為己任是其美德也孰意儻奴之產而有若人者耶

天下服上
知人

丁南湖曰奴致使幕南無王庭疑其大功也於是再益封并三子凡二
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而能不以富貴自侈好仁喜士奉法遵職不致
以進退人才為己任是其美德也孰意儻奴之產而有若人者耶

漢不舉孝
法

廉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
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賢蒙
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
論不勝任當免奏可

四科終漢
世不變

良始於文帝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
多由此途出然愚以為碩人宏博之材嬰非科日所能得限人以科目
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於一藝以射策為甲乙
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譬良止於對策或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
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於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陳湯
舉茂材而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逃冒年之責以科目取
人而得科目也鄉里有推譽之公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士之修於鄉者
倚於科目也進而辟書雖門選按州縣等而上
雖不由科目也進而辟書雖門選按州縣等而上
之與科目之十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漢不專倚
科目

綱皇太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赦書法
志亂始也於是衛青

太子以兵
擊匈奴而夫人
始終

太子以兵擊匈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
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

漢之飛將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

○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主父偃人主父偃父音甫嚴安無終人徐樂無終燕郡也在蔚州七里皆上書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必反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

主父偃謀伐匈奴

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凶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今上不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文今徇南夷朝直郎國來朝降羗羗服羗三苗姜姓之別裔畧

王頌丸解

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

三者涉之所以為資

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也楚七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

公等何相見之晚

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道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

丁南湖曰

權寵者禍敗之門驕橫者喪亡之藥主父嚴徐三人同一上書求用也嚴徐無甚超顯乃得令終而主父獨擅權寵肆為

魚糜也

死即五鼎烹耳

驕橫是以得志自期而竟遭族滅
此可為知得而不知喪者之戒矣

主父偃請
分王諸侯
子弟
問主父偃
之請封國
邑罪錯之
謀削諸侯
得失何如
古者諸侯
不過百里
徒郡國家
徒於茂陵

彼

國中大俠
在從中
徒仲及充
也史記本傳
徒作皆
索隱曰案
三百萬別
不充合徒
之數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
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
師以法制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量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
代立適讀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
弟以地侯之使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
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綱徒郡國家傑於茂陵○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眾之民皆
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郭解關
東大俠也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橫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謂以權力俠
輔人亦在從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
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也睚者相嗔怒而見齒也殺入甚眾上

郭解任俠
行權

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
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問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
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眦睚殺人解雖不知其罪甚
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四豪為稱
首

班固遊俠傳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
差等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
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記曲禮列國之大夫自稱曰陪臣陪重也夷陵至於戰國合從
連衡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魏安釐王異姓弟公子無忌趙有平原趙惠文王弟趙勝齊
有孟嘗孟嘗田文也楚有春申春申黃歇也皆藉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
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虞卿趙孝成王卿魏齊虞卿之
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周庇之事在周赧王五十六年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
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扼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隘音厄

域

反○王氏曰：搢與扼通，腕與擊腕通。遊俠傳：搢擊。於是背公死黨之議。封禪書：扼腕自言。四豪即信陵平原孟嘗春申也。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疎濶，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也。豨許豈反，從車千乘，而吳濞、高帝兄喜之子淮南、淮南高帝孫也。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王孫、封、魏、其、侯也。武安、孝景同母弟田、汾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劇孟姓名洛封武安侯。馳驚於閭閻，權行州城，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覩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王孫曰：衛有蒯聩之亂，季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至，手劔而叱之，萬復擊仇牧，折其齒。故管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夫解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而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明王齊之以禮法
郭解有絕異之姿

三游德之

聖王經國序民

風俗定而大化成

世以經學為業

荀仲豫曰

世有三游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偽，以為權利者，謂之游。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赦，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曰：主父偃嘗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上曰：臨苗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亂，淫亂也。請治之。於是拜偃為齊相，至齊急治。

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

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之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書法：齊王書有罪矣，偃請治其罪者，曷為書誅，切其王。

正名也。曰：書齊相。

綱：以孔臧為太常。○自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

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承垂來嗣，上乃以為。

漢以孔臧為太常

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綱乙卯三年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時通西南夷東

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蔽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

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公孫弘亦有長處

劉元城曰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武身為庶人

二事得大臣之解

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

公孫弘布被

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郵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

歸詐釣名

故弘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睡貳殺人解雖不知其罪甚於知卒族

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

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

袁了凡曰史著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以俸祿給故人賓客家無所

以布被賀怨曰弘內服貂裘外衣麻衣內厨五鼎外膳一飯豈可以示

天下弘內服食固未可知觀賀此言則所謂以祿給故人者亦未必贍

雖出於伎者之口然長孺峭直亦曰弘為三公俸祿甚厚然為布被此

詐也則固深挾其微矣又曰公孫弘布被司馬溫公亦布被然公儉也

公勤也操操為員木驚枕而溫公亦驚枕然

綱以張湯為廷尉○目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

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倪寬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獄湯於故人子

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嚴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

前正責之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

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紛更之為言何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

深小苛文深謂文法深刺也黯抗厲守高不能屈抗也忿發罵曰天下

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重足而立謂重

謹之甚也則目而視矣書法武帝書廷尉二則張湯杜周馬二君之仁暴

張湯舞智御人

造請不避寒暑

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

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

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

二君仁暴於此可見矣

袁了凡曰

公孫弘恃克而獨數稱奇張湯兩人朋奸於孝武之世而史亦專阿主意弘以祿給故人性亦畧相以按弘不肯廷諍以順上旨而湯厚坐事死家產不過五百金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而湯亦交通賓客造請不避寒暑弘性意忌有隙者陽與善而終報之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其力而湯亦收接士夫心雖不合陽浮慕之及治獄皆窮竟根本殺嚴助伍被巧排大臣事多相類若此蓋蠅應聲而集腥蟻群力而赴穢小人之性必合亦勢也耶

綱丁巳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平津鄉名在南郡高城縣弘所封平津在

山縣南

○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而引接賓客以別於僚吏官屬嘗奏禁民毋得挾弓弩吾左壽

王曰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

弓矢之為禁也且所謂禁者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

抵法禁是擅威賊而奪民救也上以難弘弘性意忌外寬內深

言其中心刻刺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通詐也後竟報其過汲

意多忌害人也

意多忌害人也

丞相封侯

丞相封侯

自弘始

自弘始

開東閣以

開東閣以

延賢人

延賢人

禁民挾弓

禁民挾弓

弩對

弩對

聖王合射

聖王合射

以明教

以明教

王曰古者

王曰古者

作五兵非

作五兵非

以相害以

以相害以

禁暴討邪

禁暴討邪

也愚聞聖

也愚聞聖

王合射以

王合射以

明教未聞

明教未聞

弓矢之為

弓矢之為

禁也且所

禁也且所

謂禁者臣

謂禁者臣

恐邪人挾

恐邪人挾

之而更不能

之而更不能

止良民以

止良民以

自備而抵

自備而抵

黯常面觸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

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汲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陳潛室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

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起一經不四年

而超取相位固未開利祿之門而使儒者競章句之末習弘無軍功

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夫相者既非直儒侯者

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法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

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

此更張之不善則奈何

袁了凡曰古帝王命相則制禮樂致太平者豈得侯東魯位冢宰也自文

景守漢法相沿登相者率材官職張跋臆戲車之屬武帝稍變而用公

孫弘以儒者起家善矣然亦安用平津封侯哉此陳氏以爲變之未善

也然文景以前相皆以文學爰立而哀然首舉者乃外寬內深多詐伎克之齊人

汲黯不拜

汲黯不拜

衛青

衛青

匈奴右賢王

匈奴右賢王

數侵擾朔方

數侵擾朔方

天子令將軍衛青

天子令將軍衛青

等擊之殺獲甚眾

等擊之殺獲甚眾

拜衛青

拜衛青

衛青

衛青

大將軍有揖客

將為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龍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亢音仇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之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呂東萊曰

仗節死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何如耳高祖之以激世而橫不肯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魯不為一時氣嘆其所守禮義之國而不忍屠之以兵所以培養氣節自守不為一時氣婚之所屈不疑之不肯解劍負禹之不肯脫冠不受卒徒箠背如田延年不聽兩吏挾持如蕭望之不拜大將軍如汲長孺不屈節於單于如蘇子卿其凜凜英風使人激懦而增氣以至田甲賈人也責張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接謙使徒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若皆竦則其他可知也惟漢世之君陰有以養其氣不沮不挫而自有以銷其犯上難制之銳故其人亦不以所長自矜而無矯激之名忠而不許剛而不暴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後世獨以節義之名歸之東京者蓋東京以節義為尚故也要之東漢尚節義不若西漢實有而名亡也

袁了凡曰

衛大將軍不薦士然愈賢黯公孫丞相開館延天下士而獨心內忌黯此為青有容賢之實弘徒有好賢之文也

鑑天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耳踞廁者輕之也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帳織為武士之象也一云

置兵關五兵於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呂東萊曰

漢武帝路側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疎愈狎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若子若孫然亦過矣然小人外事而中厚世及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然小人外事而中厚世及謂武帝足以深結人主之驩然利相激情見許明其不為人君所窺者鮮矣

綱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蓋詔曰**蓋聞道莫以禮風民以樂教也風以動之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

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

以其文學習禮儀者為之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綱秋削淮南三縣賜衡山王賜書不朝○**初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多輕**

君子正言
杜撰獨許
為天下先
勸學興禮
擬漢令禮
官勸學興
禮詔
彬彬多文
學之士
五被上書
自明

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伍被頭奮擊匈奴

安斥免之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詔削二縣安耻之為謀反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不相能賜恐為所并亦為反且當入朝過淮南為昆弟語除前隙約東反具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不以吳王

書不朝毋云者自帝言之也不云者自王言之也然則吳王詐病文帝賜几杖老不朝則何以不書不以吳王累文帝也其不以累文帝何博局之

衛青不誅

蘇建蘇建戊午六年夏四月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奔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

真為臣不

然以臣之苟身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

衛青不誅

蘇建蘇建戊午六年夏四月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奔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

衛青不誅

蘇建蘇建戊午六年夏四月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奔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

青不誅蘇建何如

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皆封為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

郭大有曰蘇建失律當以軍法從事衛青不即誅之而囚請行在所蓋以刑辟不專於已乾剛獨斷於君不惟守臣分亦且尊朝廷方諸田穰直之斬莊賈不同也並則假權變以立功青則守經常以尊主因時裁制各適其宜豈可以一槩論哉

秉了九曰衛青為將雖起自人奴然能小心慎密謝遠權勢迄保全其之功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及蘇建從征失律則囚致於朝不敢專戮此蓋欲使威福之柄一歸人主倘有古良將風信越不及也史稱其以柔和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嗟夫使青之賢有稱於天下縱不為國禍亦豈其身家之福哉

武帝置武功爵

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是時漢比歲疫十餘萬眾擊胡於是大司農鄉調度皆為報給秩此四百石經用竭經常也謂常不足

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贖罪置官名曰武功爵贖

而多端官職耗廢矣茂陵中書有武功爵十一級一曰造士二曰卿衛三曰良士四曰元戎五曰士五官首六兼鐸七千夫八樂卿九執戎十政良疾長十一軍衛更道雜

九國監甫 漢式行

爵者國之公器

尹起莘曰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可贖也而贖之於是見用兵煩費之患為何如哉其曰置武功爵則經費不足賞功之意又自不可言可見矣

始以天瑞紀元元狩得一角獸

綱已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綱**上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書法始以天瑞紀元非美也所以幾其失也

汲黯難惑以非發蒙振落

綱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綱**初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曰桓為反謀召中郎伍被預議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會伍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上下公卿治十一月安自殺衡山王亦自刎死

汲黯發淮南之謀

綱立皇子據為皇太子

張騫使西

綱張騫自月氏還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多善馬大夏印竹杖大夏罽毼之屬皆大國多奇物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復事西南夷書法前書罷西夷矣是書復事復者何或過也

丁南湖曰

班史替漢奉使則張騫蘇武予竊怪其並稱之謬也騫之用臣此其罪魁矣而豈得與武之忠節並耶

去病有天幸

綱庚申二年春正月丞相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
綱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綱**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流落不偶由此去病日益親貴比大將軍矣書法兵未有書所至者書所至何幾深入也

綱秋匈奴渾邪王降

渾邪匈奴之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懸官從民賞馬

九國並南

漢武帝之卷

二五

汲黯諫斬
長安令

昔晉世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

黷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廢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

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問曰陛下縱不能

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

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又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妄發矣乃分徙降者邊五郡邊近也隴西北地上郡因其故俗為五屬

國因其故俗為屬國猶未與中國雜處也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耳

林之奇曰武帝從事四夷以糜費中國不獨其征伐為然也如東夷燕

一空夫王者之於夷狄不誘其來不迫其往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

為夷狄則吾民可以無事苟其來則誘之去則追之則是中國之擾無

時而已也然則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豈不為長策乎

目休屠王太子日磾漢武帝開置縣屬武城郡磾丁奚反沒入官輸黃

門養馬久之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

之上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王故賜日磾姓金氏

袁了凡曰漢武帝以牧羊得卜式以養馬得金日磾雖小善

網辛酉三年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此魏營移民後粟之收智也

網作昆明池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帝時遭刑屯田于郡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馬中有

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為土人持勒幹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

代土人持勒幹收得此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渥音握注

於佳次以為歌次撰述也次以為太乙之歌曰太乙貢兮天馬下露赤汗

注大宛馬牙血點濡也流沫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

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

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本

云帝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

歌元封元年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太始三年二月幸東

魏營故智
得神馬於
渥洼水中

李延年為
協律都尉

王者作樂
以化兆民

海獲赤馬作赤馬之歌
漢武凡四作歌也

丁南湖曰

嘗考樂府之制蓋自成周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則今唐山夫人造為歌辭高帝崩令沛得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帝無所增更於樂府而孝惠二年則命夏侯實為樂府令說者以樂府起於武帝殆非也蓋武帝神馬等歌始為新聲不用舊辭耳

自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信愛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誅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人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

王成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天空空苦貢反缺也**而富商大賈治鐵煮鹽財或繁萬金**繁古累字**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

三人言利
浙東

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計策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湯百姓不安其生咸指怨湯言利事纖悉皆能分析其秋毫也**公卿又請美及民車船其法大抵出張**

陳季雅曰自古為國將厚斂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為先所以然者蓋鉗天下之口使之悅首喪氣於下則法無緣可行武帝之興外事四夷內興功役財用不繼始取文景賦斂之法一切變易增加初來未理會財賦只控刑法上加工招進張湯杜周之法屬為廷尉作見知故縱監臨而後桑弘羊孔僅之徒得以行其策太史公識得此意故不與桑弘羊孔僅作傳却於張湯傳見之不控刑法志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却於食貨志言之如所謂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此而始則其意可知矣

以上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

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不願也使者問曰有冤欲言乎式曰無所欲

言也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

室

衣食生民之命

太史公識得此意

如此而匈奴可滅

上式長者

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

宋潛溪曰

啓豐之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而為輸財之舉，豈非從諛之臣而助桀為虐者乎？輸財而不願官，求其餌之易入也。驟遷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官尊身顯，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

丁南湖曰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財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者，皆衆人之所難為，而特擅寵眷矣。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平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為之乎？此潛室陳公之文，誠善論式矣。但式以家財盡讓其弟，弟貧而復分給之，則孝友之行，君子不可以不錄也。

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具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

封狼居胥

山

門丁唯任

安不背

顧方畧何

如

去病無以

家為

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為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諫而起行，意甚愜。怒廣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羞之，遂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垂涕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斬首七萬級，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背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愛重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青為人仁愛，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

兩人志操

如此

幕南無王

任

書 衛霍同出一則書其部將之失期一則書其窮兵之所至皆譏辭也然則其書皆為大司馬何譏也大司馬古夏官之長也亦有小司馬故其長以大別言之物不兩大今漢益置大司馬位而以青去病皆為之無義甚

愚儒無知

愚忠詐忠

匈奴請和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于漢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漢使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湯乃詐忠上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障間能使虜無入乎山不得已應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群臣震懼無敢忤湯者**書法** 書留不遣何使辱命也

類東坡曰

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士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察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所謂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已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關以義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先是寧成為關都尉吏民出入

乳虎

義縱以鷹殿為治

益展一月足吾事

身書飯牛

此牛腸中有奇

以及黷為淮陽太守願出入禁

關者號曰寧息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太守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禮至郡遂按寧氏破碎其家時趙禹張湯以深刺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是歲沒黯坐法免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廣平都尉遷河內太守上書連坐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春之後不復行刑故欲更加一月以上以為能擢為中尉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餐律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其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書法 少翁樂大罪不容於誅也綱目深押左道者方士必以伏誅書之

蔡吏五年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

得君之重
卧而治
關武帝以
汲黯為淮
陽太守宣
帝以望之
為平原太
守得失何
如

陽和吾今召君矣今猶言即今謂今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太行謂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
史大夫張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公
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
歲而卒

汲黯以愛
為心
朝無人

胡致堂曰漢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以為東淮太守其為獨者以嚴見憚
又守東海之先也黯死二十年而武帝崩武帝在位蓋六
十年然則黯為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也使武帝以待公孫弘
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
導建明諫止救正之事豈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苑有損亦多矣舍此
不用而許昌薛澤蔡義趙周之徒相繼愛立一善不聞故莊固贊武帝
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
著名氏獨丞相闕焉其有以哉
張湯筆耳其告李息之言遂謂黯薄淮陽也此豈喻黯之衷哉黯先
既死而囑其子以屍諫於君者一也然帝抵息罪非以息嘗受黯言湯

耶夫受而不言者罪言
之者不加召又何也

綱甲子六年殺大農令顏異○監初果以廉直稍遷至九卿張湯與異有
怨異以反
類異以反
唇湯奏異居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
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胡致堂曰昏主姦臣本有不惡嫉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
今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無不謗既許
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也
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
一人而為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駁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
之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誅之法不亦異哉自
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觀
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
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
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
人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
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乎立法如此其不商約剖比于觀七竅
也者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
之誅嗚嗚而死皆湯啓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

知人必自
應言始

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自是誦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後誦諛也况立法以詔之乎

綱目 丙寅二年夏赦

丙寅二年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怨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女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窮竟宋奏會盜發孝文園廢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射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實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為書謝因曰

張湯為吏摩足

張湯使吏圍置有

湯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張湯七葉顯榮

司馬公曰

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饜饜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乘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屢難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履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履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攸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孽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末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安世保輔漢室

建書有有

胡致堂曰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也愚謂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從而禍福之也堯之子朱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迄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也上無以播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貴宜壽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文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貧宜無餘類也少遼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

乙酉監育

漢武帝二

二十一

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亦自修而已矣

漢書張湯杜周雖不入酷吏傳而兩人之傳贊明言其並起

示戒若使後人阿意者無於世之報則繆於公高閣嚴除墓之誼

非所以風厲後來故特沒其名於此而初亦未嘗遺其實於彼也斯班

史之微意與又曰湯坐事死其母葬之不咸禮帝聞之曰非此母不生

此子識延年報獄過當母策其必被辱後歲餘果改人莫不贊其母

言戒之及死而對然出怨詞非坐罪其子也而要是剛悍婦人耳湯之

惡母與有助焉若嚴母則信無忝賢智矣雋不疑母喜其子多所平反

與雋母同傳芬芳彤史特其子不如也

鑑二月起栢梁臺臺在長安城北關內三輔云用香栢為殿梁香聞十里

之**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

長生三輔黃圖云建章宮神明臺上有銅仙人宮室之脩自此日盛

綱夏置均輸禁郡國鑄錢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

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非三官錢不得行

種以斷匈奴右臂既連鳥孫鳥孫西域國名在大宛東北烏孫於西域諸戎

塞使為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大夏諸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置酒泉

武陵郡自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大宛有山高其上有馬不可

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因命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書法書始通何難辭也

天馬一曰可致千里是八年矣書

綱丁卯三年夏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國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

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尹起莘自箕商車造皮幣告緡錢置均輸紛紛與利不一而足至是

綱戊辰四年春以方士藥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發明以方士而尚主則

尚主皆不書而此特書○方士藥大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

株送徒入財補郎

不疑

斷音 銀念 妖只

羨門之屬二期羨門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於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太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尚衛長公王尚奉也奉事公王也

陳永嘉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國家之所宜戒也是故欲開游試欲開其忍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誦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木試欲開其競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說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文成以致鬼中五利將軍之開狗警竹林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

武帝多欲

教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豈非多慾之為累哉○朱崖今廣東瓊州府以其地產玳瑁故置郡詳洞郡今四川烏蒙軍民府是越馬郡今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是拘似穀樹葉如桑葉用葉作醬酢羨蜀人以為珍味大宛出善馬日行二千里號天馬葡萄出于大宛張騫所得有黃目黑酒極有滋味

府中皆稱
廉平
亞夫弗任
趙禹
兒寬務在
得人心

綱以兒寬為左內史○曰初周亞夫為丞相趙禹為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為少府酷急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兒寬務在得人心傳作倪兒寬務在得人心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推情與下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課試也上功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

綱遣使諭南越入朝○曰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

漢書卷之七十八

三十一

牛車擔負
輸租
兒寬課
遣使諭南
越入朝

綱以方士公孫卿為郎○曰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

去妻子如
賜卹式爵
賜卹內侯
父子請往
死南越

獻金助祭

九卿更進
用事

石慶醇謹

而與神通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鬚下迎黃帝帝

騎龍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棄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

綱已巳五年冬賜卹式爵關內侯○自初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

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上遣路博德等擊之齊相上式上書請父子與齊

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綱九月嘗酎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自時列侯以百

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

金有輕及色惡者上乃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

耐金輕下獄自殺○發明列侯一旦奪爵者百有六人何其犯法之眾耶是

書其罪哉

綱以石慶為丞相○監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覓

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史記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其尊謹大略可見齊卿入

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後為太子太傅元鼎五

年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謹

其甚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救血侯

戴永嘉曰天子近臣當與議於內而不當專行於外國有大事九卿入

而言諸天子天子退而謀諸宰相然後事權歸一天子即成百官承命

九卿贊宰相以謀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夫今之

宰相固他日宰相也豈為宰相可盡信而為九卿特不可盡信抑蓋重

宰相是重朝廷也若使九卿更進用事各行其志與宰相爭權則朝廷

紛紛何時定乎

丁南湖曰治道莫善於文學莫不善於致利與峻法茲史傳之文先致

是意而峻法則所以致利也若文學則

好名而為耳故史家之次序如此

唐平南以其地為南海等九郡南海縣今廣州是也珠

邊出珠因遂平南以其地為牂牁郡今四川烏

以名郡綱帝如漢氏觀大人跡○自公孫卿言見仙人跡漢氏城上上親往視問

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在人主有求之其道非寬假

僊者非有
求人

宰相輔天
子以出治
九卿他日
宰相

綱帝如漢氏

漢氏城上

上親往

視問

積以歲月乃可致

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邑各除道繕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以上式為御史大夫

鑑式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

借式以諷

由是不悅上式書法

胡致堂曰

為公卿而耻於入貨故易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興誅匈奴

以此兩端中上意是商賈之道

天子又賢之再賜田十頃以風天下未幾遂轉為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或以此兩端中上意則命衣三縷而為五公其取償於上者豈直什百而已哉官既尊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烹炙弘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病民美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則官不當為則天下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言而者不必責其買國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綱帝自制封禪儀 鑑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

上感其言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對曰

封泰山禪梁父泰山下小山名也因昭姓考瑞也攷瑞謂攷棟其瑞

信即善所謂帝王之盛節也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

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鼓而王振之金玉之鼓也

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類禋禘以文之

書法非古也書議封禪禮儀也若書自制之為其議也

丁南湖曰相如文學儒雅而封禪因之始兒寬儒雅矣而封禪因之成漢

而寬也綴之以文其伎鳴呼姦

雄之藉口聖賢者豈惟是哉

綱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 國上以古者

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詔曰南越東國咸服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

為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安府涇陽縣西北歷五原故地在山西大同

府城北登單于臺單于臺在山西大同府城西北匈奴單于所築至朔方臨北河遣郭吉使單

于臺

武帝登單于臺

西北匈奴單于所築至朔方臨北河遣郭吉使單于臺

武帝登單于臺

武帝登單于臺

武帝登單于臺

天子自將

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北闕未央宮之前殿也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

不能亟來臣服單于怒留市上乃還

以上式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中大夫

贊曰公孫弘十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因於燕爵而跡羊豕之間非謂

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門及安府庫充實而

未四夷來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也如蒲輪迎穆生見主

朱而歎息曰卿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茲為

盛世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鄒陽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

方朔枚舉惠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因協律則李延年運

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

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也歟

丁南湖曰孔子贊唐虞人才曰於斯為盛盛也者多也美也若漢之得

百里奚其與下式等迹同而實異夫豈可謂之朋也又以公孫弘而先

於董仲舒以張騫而先於蘇武以霍光金日磾而後於諸人之後凡此

類誠不足為信史矣

東越王餘善反漢兵擊之東越殺餘善以其眾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

後世患乃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禮祭市嶽天室中嶽嵩高山在

正月上行幸緱氏緱氏漢縣名在河南禮祭市嶽天室嶽川陽城縣

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

八神八神即封禪書所說一天主祠天齊二地主祠泰山梁父三兵主祠

群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為僂人也宿留海上宿

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僂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

無道雖至蓬萊見僂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僂人將自

至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綱賜桑弘羊爵左庶長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

平估法

東家方朔諫

水仙

如淳曰年取也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上式請索

索隱曰謂吏坐市肆仍列之市

弘羊所以欺武帝此言真萬世藥石司馬公之言依世

之法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丞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餼令遠

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相灌輸謂以其土地

之地互相灌注互相輸置平準于京師平準官名也屬大農有令丞

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

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歲益六百萬石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

羊賜爵左庶長是時小阜上令官求雨上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

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息弘羊天乃雨

尹遂昌曰弘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然弘羊非能取其

對神祖之言曰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此弘羊所以欺武帝也天地所

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

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嗚呼此言真萬世之藥石也故愚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公之言為萬世法

在漢山曰嗚呼堂堂大朝奄有萬國民之所畜孰非君之所

有乃與商賈競刀錐之利乎玷辱國體不假言矣

綱壬申二年夏作紫廉桂觀通天莖臺○國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

上令長安有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侯明武帝為求仙而

梁臺作承露盤立太壇越祠不一而足至此作紫廉桂觀通天莖臺

未幾復有明堂建章明光諸宮之作綱目皆書于冊所以著武帝之失

綱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尹起莘曰觀以之紀元馬以之作歌芝以之肆赦播告之修誇張而侈

上以天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

旱意乾封乎天旱之意其欲新書法上書產芝下書旱

綱秋作明堂於汶山○目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濟南公玉帶公玉覆姓

上明堂圖有殿無壁茅蓋通水為溝通水以上有樓乃令作明堂奉高汶

上如其圖汶上縣名今屬兗州府書法於汶上何譏也禮在

綱以杜周為廷尉○目周外寬內深刺骨其治大放張湯時詔獄益多一

歲至千餘章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李奇曰次至也其用法深刻至骨

天旱意乾封芝不為瑞作明堂於汶上

一國分五州

漢代帝心

三十一

次

又

晉書列傳
卷之五十四

癸酉三年將軍趙破奴擊軍師車師西域國名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天

亥

人臣何與
招士

之屬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王門矣酒泉漢郡名今陝西行都指揮使司

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孫建營責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

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招士霍去病亦倣此意

置十三部
刺史
下詔求異
材

陳止齋曰世多咎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薦賢嗟

士有負俗
之累而立
功名

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蹏徒計反蹏也

以正月
為歲首

夫泛駕之馬泛覆也言馬有逸駟弛之士駟士各反駟者弛發不尊禮

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卿壹遂太史公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

聖門四代
禮樂
百世不易
之法

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史記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

了九綱監甫
漢武帝乙乙

三十八

獨此取焉
有得

丘瓊山曰

書造曆始此按古曆有六家黃帝顓帝夏商周魯是也秦用
正朔元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
造漢太初曆自是以後曆法數改矣

拜廣利為
貳師將軍

漢使入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武師城在大宛其地多善馬**匿不肯與漢天子**

不負高帝
之約
武帝有見
於封國

欲侯龍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後宛殺其王毋

不負高帝
之約

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封廣利為海西侯海西漢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
直隸真定府按史記伐大宛得
千里馬名浦稍作以為歌詩曰天馬來兮從四極
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西夷服

不負高帝
之約

司馬公曰武帝欲侯龍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歆負高
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氏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
賢愚而授之欲徵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
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不負高帝
之約

尹起莘曰上書大發兵圍宛下書得善馬數十匹則其輕重亦為不類
矣天子之兵所以征討不服前年書遣李廣利將兵伐宛未
聞宛有犯邊之罪也至是乃知為馬故
禍爾率禽獸而食人肉其禍可勝道哉

不負高帝
之約

綱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自溫舒少文居廷愷愷不辯為中尉
則心開素習關中俗豪惡吏皆為用舞文巧請行論無出者得法論罪
無得脫者至

不負高帝
之約

是坐為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古

不負高帝
之約

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

不負高帝
之約

綱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繼時朝廷多事督責

不負高帝
之約

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不

不負高帝
之約

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不負高帝
之約

袁了凡曰石慶為丞相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視萬石君
時田仁劫河東太守縱恣尤甚即慶之子也其如萬石君家範何然則
孝謹之衰實自慶始
班史答其子孫非也

不負高帝
之約

綱胡致堂曰宰相人臣所願為者也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為榮
蓋亦少者乎而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
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
私通而不能禁為本偶呪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夷是
則自始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使賀為相盡忠
舉職無罪而被刑然後公議獨歸責於其君矣

不負高帝
之約

綱已卯三年睢陽侯張敖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

不負高帝
之約

睢陽今河南歸德府

不負高帝
之約

張敖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

不負高帝
之約

張敖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

不負高帝
之約

張敖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

不負高帝
之約

張敖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

不負高帝
之約

張敖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

不負高帝
之約

張敖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

不負高帝
之約

張敖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

不負高帝
之約

張敖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

不負高帝
之約

張敖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

不負高帝
之約

張敖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

師古曰
此類也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至五族
公孫賀不
愛相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公孫賀未
有自善之
策

師古曰 裁手終

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裁什二三
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
以求存爰及苗裔逮文景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
小國自信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墮身失國至是見侯纔四人罔
亦少密焉言禁防如罔之密也

春秋大復 仇之義

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莊四年齊襄公滅紀復讎也何離兩遠
時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丈人尊老之稱行胡浪反謂輩行也

蘇武使匈奴 衛律說蘇

因盡歸路克國等遣使來獻
辛巳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張勝常惠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誘
以富貴欲降之衛律者漢人因使匈奴遂降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豈

蘇武使匈奴 蘇武使匈奴 蘇武使匈奴

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呼王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
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脇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窖江孝反藏也
地而絕不飲食飲於禁反天雨雪武卧齧雪齧魚結反與旃毛并咽之咽音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北海即上海使牧羝羝羊也反
羝乳乃得歸王氏曰乳去聲育也羝不當乳而云乳言其必無歸日也
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愚按羝子卿堂堂大節齧雪吞旃間關海上凡
卿不能動心忍性身可煩而情不可已歟曰不然子卿之節凜烈霜雪愧
死陵律不肯吐志降虜偷活草野間此戴主之忠也老母終堂生妻去惟
嗣息存亡未可知願為隱忍配偶以為嗣續計此奉先之孝也忠孝兩全
可少嘗哉卒之子元抵罪其子通國贖歸為繼官之於朝豈非食忠孝之
報而天之不絕其後也歟

李陵有唐 之風

壬午二年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
騎都尉貳師擊匈奴陵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
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眾上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

集覽 命必也

李陵有唐 之風

千人至凌稽山一統志云凌稽山在鞏鞏國中山有二匈奴多分居之與單于相擊殺數千人單于

大驚不利欲去會陵軍侯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

于得敢大喜遂遮道遮道猶言遮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

如雨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怒問太史令

司馬遷太史令古之曆正也周禮為春官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

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

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媒酒殺孽也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深蹂戎馬之地蹂人反却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

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暴音僕言功足以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言彼之所以不盡死節而降匈奴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

遷腐刑腐宮刑也大夫割勢不復生子如朽木之不生實司馬遷傳曰初

來迄于麟趾麟趾變春秋編年為本紀為表為書為世家為列傳自黃帝始

李陵有國士之風

古名將不過

武帝初將有四失

君臣之負

道家忌三世為將

胡致堂曰武帝善御將而於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不欲行

言以為沮貳師而為陵遊說後則既知傳德姦詐以致陵敗乃釋而不

治未則信公孫敖謂陵教單于為兵而族陵家陵饋軍降虜固曰有罪

而武帝之失如此君臣之負累相直矣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

浚稽山置軍山谷間又抵大澤葭葦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導不知

地利耶不然是一日盡五萬矢是五六矢不得一匈奴無亦大言之過歟世

謂陵者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節其子繼掌

虎賁開封營血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於今用之是何歟

丁南湖曰李陵之降虜而馬遷亦稱其忠勇固宜獲罪於武帝矣孟堅

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臣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

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定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斯

則善論

班固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故司馬遷據左氏國

傳漢詳矣至于采經撫傳分數家之事其多疏畧或有抵牾抵牾謂技

往挂不安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

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

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

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報其善序事理辯而不壅質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

是非頗謬
林聖人
司馬遷有
良史之材

了凡圖監南

驚或改
作奴愚
也

小雅巷伯
之倫

馬遷言陵
忠勇

作沈命法

上下以文
辭避法焉

正君為
群而爭

不能以知自全而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綱目斷曰李廣利將兵徒益多殺而已李陵之敗亦以取於厲役故請自當

受刑綱目削而不書蓋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不足以贖之則遷亦無

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也

自上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

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

擊斬或至萬級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沒也敢殺匿曰群

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

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辭避法焉謂詐為虛文云無盜賊

刑致堂曰所謂立君者為人群而爭也而力從事是與之

無道之君惡民叛已臨以嚴刑如雜草者錢縛穰鋤相尋於地上亦未

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也漢監不遠在羸政之世矣是

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養以善

君上而寬如天覆然民何至於為盜哉

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

府今直隸河間聞郡人雋不疑賢雋字請與相見不疑曰竊伏海濱音聞

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

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召拜不疑為

州刺史雋州九州之一用禮云正東曰青蓋以上居

丁南湖曰更稱雋不疑為郡文學進退以禮其果當時之名賢乎按其

子之偽三也霍光欲妻以女而固辭不肯四也班史特與疏廣等諸賢

同傳可謂良史矣

鑑王賀亦以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魏郡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是也多所縱捨以奉

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明武帝奢侈窮黷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

丁南湖曰陰德積於吾心吾所獨知而人所不聞者也或以誇示於人

萬民之福陰德莫大焉而乃泛於縱捨自謂陰德誇示於人以董後世

之興不亦謬哉人見其諸孫為侯諸女為后遂謂其言之驗不知賊秦

後世其興

漢代序二

四二

初權酒酤

大逆舉族誅夷留竟為不祀之鬼陰德果安在哉
癸未三年初權酒酤權音角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爾雅謂之石扛今渡水之權因名

馬酤工護反

丁南湖

平準之法出而武帝尚如天下之大商推酤之令下而武帝遂如酒肆之貧賈

皇不弗陵

綱丁夷太始二年皇子弗陵生○國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捷行捷音妾言接

月生任平殷孕也詩大明篇大任有身注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七亦

堯母門

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書法子生不善此何

人君至措不可不慎

司馬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天下無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

以江充為水衡都尉

綱以江充為水衡都尉趙敬肅王名彭祖是帝弟始此矣故謹誌之○國充初為趙敬肅王客

事也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與語大悅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

臣充嘗從上言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

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勅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

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發明江充以告陰事見用

龍而用之使督察貴戚則其乘勢安作自無可疑者太子國之儲貳社稷

宗祧所繫非貴近比况其家臣有過乃執而奏之欲以搖動國本可乎特

書用充以著禍根之所自始他日巫蠱之變尚誰咎哉

綱已丑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國彭祖所幸淳姬生男號淳子

時淳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淳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

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袁了凡曰趙王淳姬故江都易王寵姬也趙與江都親孝景子而趙為

人勃鞞柳子厚以為失問武帝問立王於一宦者何也然淳宦豎曾不

是已乃已有天丁而反咄長孺之言戀以斯知克已難也

其人臣當如是

武始侯無咎無譽

綱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平曰○國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公孫賀捕朱安世

綱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國賀子敬嚴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嚴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嚴與陽石公主私通呪詛上有惡言遂下獄父子死獄中家族綱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釐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國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戾即計及宣帝時追謚曰戾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有類已皇后太子寵浸衰皇后謂衛皇后太子謂太子據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

太子守文之王

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雖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王安有贊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天將軍頓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太子謂太子據也及音備謂錄囚覆奏使從輕也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黃門蘇文與小黃門宮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常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伴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蠱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恚於罵更相告訐以為呪詛上無道上心既以為疑嘗書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上疾祟在巫蠱崇音碎說文神禍也於是上以充

蘇文諧太子太子有事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江充治巫蠱

為使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暴聞太子懼而少傅布德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公王及衛氏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太子不念秦扶藪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收捕充等斬之種文亡歸甘泉言狀上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昌捕斬反者丞相將三輔近縣兵捕太子太子兵敗南奔覆轅城門司直田仁部開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上怒甚

靈關三老茂上書曰太子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靈關三老名也失其姓江充閭閻之隸臣耳街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免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連逃于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太子感

悟然尚未顯然赦之也太子自辱不得脫乃自經死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書法 書殺使者白皇太后發兵反綱

司馬公曰 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師傅師友

然猶有滯放和僻而陷於禍敗者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

胡致堂曰 武帝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

毀之而不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傅

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為挾實六也縱方士巫

妄言而遽發兵捕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明而從

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其泉猶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

相戰是直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意廣欲多而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

不休民力既殫盜賊竊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

恭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則豈有是哉

尹起莘曰 江充姦詐小人交亂家國又以巫蠱陷太子一死不足以

盡其罪然且書殺而稱使者何耶充銜命治獄則有指矣乃

武帝使之過爾太子烏得而殺之既已殺充不能詣上自明遂白后

稱兵則不謂之反不可得也當是之時使帝果能早悟赦而弗誅為太

武帝使之過

了凡岡監甫 漢武帝二

臣子當知命義

子者亦何願自立於世况又母后由已而死固無苟免偷生之理綱目書發兵反書詔丞相討之所以正名定罪為萬世臣子當知命義者之戒蓋亦有不得已者耳

袁了凡曰

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而巫蠱之禍所自始然景帝為太子而文帝亦為立博望苑以招賓客且博望之苑至成帝建始二年始罷則漢固以為故事矣豈高帝世儒衣冠四老人若從太子游後世遂相沿為制耶夫愛子者為遊師傳而教之乃徇私溺愛使自為引援其竟也不有植黨之嫌必有非類之害可不慎乎故徵事之成則唐之私文足以游揚聲名斬致奪嫡若事之敗則漢之博望足以收召枝異遂為禍源

以田千秋為大鴻臚

綱辛卯三年以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鑑吏民以巫蠱相告言

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為歸來望思之臺

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田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種文於橫橋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

思之臺於湖

歸來望思之臺言已望而思之度幾太子之魂歸來也

天下聞而悲之

畫法

江充誣陷太子罪人也在太子則書殺宜矣帝既悔悟族之則曷為不書族誅病帝也其病之何充以告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龍信之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滅

田千秋一言悟主

劉屏山曰

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教我也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父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秋訟太子冤是千秋逆意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為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恨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悟主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田千秋敦厚有智

鑑壬辰四年三月帝耕于鉅野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群臣乃言曰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

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瘡時

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天下豈有僊人

周益甫

漢武帝

四二六

書法

書遣方士求神僊於是四十五年矣而後始書罷方士甚矣帝之

皇何

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

胡致堂曰

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

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而自
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覆味之歎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
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
與呂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當哉

綱四月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田千秋無他

材能術學文無闕闕功勞特以一言寤意一言即上方士言神僊甚眾臣請罷之是也數月取

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

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可遣屯田卒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

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欲於常賦之外每助邊

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

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

閱

田千秋以
一言取相

武帝輪臺
之悔

失狼走羊

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匈奴以狼自比乃若言師敗軍士死略

散言死亡破虜略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文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

侯之賞以報忿此五霸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擅賦非力本

農竭乃木脩馬復令復音覆除也馬復者因以補缺出之武備而已郡國

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方策術也畧計謀與計對與上計之吏

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畝三畝古私字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

歲代處代易也歲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耨古私字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

旱能讀曰耐以其根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書法此書侯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于戈土木海內虛耗至是末年本

富養之意雖非不遠之復

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

田千秋封
富民侯

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

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

漢書卷之七

四十一

其

天下未嘗無七

武帝初意甚美

醉而醒夢而覺

武帝勇於改過

霍光可任大事書周公賜霍光

司馬公曰天下信未嘗無上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民耕耘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下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成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尹起莘曰武帝繼統之初意嚮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於是奢欲窮未能自反逮至巫蠱難作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回視前日所為殆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異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願治亦何不可之有

綱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殺鉤弋夫人趙氏○**目**初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故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天子百官故有是名畫周公肩成王朝諸侯以賜光言周公位冢宰以成王年幼故代王當國南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蓋以光比周公也**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遣黃**

是非兒曹所知

古人方患自有道

處難事非聖人不能

武帝此舉未盡善

聖人防患之道不若此

弋夫人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也**書法**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慮預防為以殺無罪書之拓拔氏至以為家法人亦何樂於有子哉

胡致堂曰處難處之事非聖人不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魯國之於哀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遠慮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惜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

尹遂昌曰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其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

陳氏曰武帝處置後事優游暇豫非人所及前世人主如成王顧命事之唐太宗命高宗之召李世勣而用之皆是胸中放不下是以如此武帝只於平時見彼霍光令人畫周公負成王以與之措置了泰然無事彌留之際二三公拜受詔狀下畧無一言他日群臣俯首聽命於頃命大臣不敢一人有議論者以處之有道也

君未諭前
畫意
君行周公
之事

甲午二年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死者人之所不能諱誰當嗣

首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謂去年使黃門圖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

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磾音支曰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

漢矣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

為車騎將軍大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闥天子所

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

靜詳審毋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謂郎僕射皆官名

識視光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

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桀始以材力得幸為

未央殿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今以我不復見馬邪

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

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于五柞宮

意誠不在
馬
金日磾篤
慎
進止不失
尺寸

袁九曰

漢武遺揚末命託後嗣於霍光金日磾光華英威肖而能侯
以已事校之光綴子奢後而日磾論子有法光陰妻之謀立女為后而
日磾不肯納女後官誅桀何難之功光受益封而日磾固不受大訓子
防其漸有功而不伐
光賢何可望司磾乎

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王子昭平君尚帝女驕醉

殺王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上為之垂涕歎息久之曰法令者先帝

所造也用姊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

弟東方朔奉
綸上壽奏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此五帝所

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初

怒朔既而善之

書法

自武帝增重加官而丞相為具位故受遺之詔不及丞相
焉然其付託得人則帝之明有可尚者矣故書美之

在璽山曰

君元竹也相臣則君之股肱一體相須者也人君在位則賴
易之常理也漢自武帝以後雖設丞相徒建空名而已然在人君威權
已出之時猶之可也一旦獨留之際受遺詔輔少主一切委之武臣而

萬世不易
之常理

聖真 世宗統一 何加 詩書所稱 大畧 武帝維才 代之風 文章有三 漢武帝表 甚明 託孤一節 平曰所謂丞相者曾不與聞自是以後大司馬大將軍

誰可任用 謀於衆賢 故能興其 事業也 作起也 廣也 大也 烈也 口迪進也

遂執國柄世世不易以至於替移國祚其禍兆于此歟
尹起莘曰武帝平生謬戾甚多獨晚年託孤一節甚明然光目彈築三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

文之事猶多闕焉考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

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

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章

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如焉

叙傳曰聖真封禪刻祀登秩百

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

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

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

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仁

秦之失而免

張南軒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始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

能處非若秦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滌漉未

武帝所為每與六經及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

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也輪臺之詔創云

已晚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則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

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其有

間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後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

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

利之源室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四者相須而維持

是能以能保其作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為存亡之機所繫也然其

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

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

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瞿昆湖曰斯固固者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使其不改文景之節儉以濟

四者相須 而維持

開漢文帝 與武帝之 才同歟否 歟

誤

天下想聞 其風采

綱皇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殫祭共領尚書事○
目光輔幼王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宦群臣相驚光

聖不可得
明日增即
洪一等

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即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即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孝昭皇帝諱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以童降

乙未始元元年燕王旦謀反赦弗治當道皆伏誅書法弗治何

徒還其毋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毋喜笑異他時或

無所出毋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無所出毋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九月車騎將軍和侯金日磾卒成武縣有和亭○初武帝以日磾捕

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為和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

受印綬一日薨謚曰敬日磾兩子當建俱封侍中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丙申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

以辟疆長
樂為光祿
大夫

以劉辟疆劉長樂為光祿大夫○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

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

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不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矣光然之乃擇

宗室可用者拜二人光祿大夫

三月遣使賑貧貸民種食

當時善政
有補於民

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

戊戌四年立健仔上官氏為皇后輔佐漢昭初年問民疾苦是年賑

休沐出桀嘗代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坐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

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下外人長公主為蓋侯妻故

丁外人說
立上官氏

臣之稱猶言私人子客者稱蓋長公主私近家

人之嘉稱也姓下名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人

乙酉益甫 美召帝心

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王足下何憂
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婕妤遂立為后

綱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綱已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綱**有男子乘

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

發言京兆尹馬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

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以罪去國曰亡謂既今來自詣此罪人

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

於大義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

竟得姦詐坐誣罔不道腰斬

綱子曰馬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

胡氏曰蒯瞶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

不疑引經
斷獄

大臣當用
有經術

不疑名重
朝廷

屬事應機
不異古人

不疑不疑

引春秋斷
獄事何如

不疑處義
未精

霍光不學
莫辯

霍光格言

蒯瞶欲殺南子又忘先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矣疑然不可
是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未嘗有立之之命而廢蒯瞶故
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序齊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若
實未詳而處義未精矣又况與及園之事非倫顧乎彼據也稱兵闕下
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
以此下今此吏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為證使世人
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辨然其言曰
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格言也
袁子九曰乃爾借使延尉驗治果爾太子在將何如昭帝無乃暴太子
稱兵反亂之罪申先帝哀憐望思之情築宮茂陵而處之置守衛給衣
食以終其天年可也

綱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目**諫大夫杜延年言年歲比

不登流民未盡還宜循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年歲宜

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

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彘弘羊獨

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

起焉書法前書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矣於是再書霍光可謂有志於民矣

安邊足用
之用

杜延年
約何如

引春秋斷
獄事何如

不疑處義
未精

霍光不學
莫辯

霍光格言

乙酉監甫

美召奇

五十二

也雜共

下南湖曰

武帝奢侈而國脈幾亡矣杜周殘酷而家澤將斬矣延年乃欲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而首啓霍光之聽納是故漢祚

又曰

羊以鹽鐵等議逢迎武帝迨昭帝詔問賢良民所疾苦而猶主鹽鐵之議以情於退喪之道是以明年遂與謀反而身誅族滅班固作贊以二人並稱

蘇武還自匈奴

綱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初蘇武既徙北海上仗漢節牧羊臥

李陵說蘇武

起操持節旄盡單于使李陵至海上說武曰人生如朝露耳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如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

蘇武義士

歡效死于前陵唱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及壺衍

鴈足帛書

鞞單于立國內華離於是衛律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

蘇武全節可知

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

其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

竹帛丹青何以過庶幾曹柯之盟

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法

今子卿知吾心

復何顧乎已矣今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官屬隨武還者

蘇武志士

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詣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屬國官名典屬國主外國來附者

蘇武全節可知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胡致堂曰

蘇武志士之言中上意遂登三公雋不疑乃布衣用縷衣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處之所為直志士仁人也豈直下雋之比乎光執國大權武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諒不亟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祗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戎事實則實矣不樂

尹起莘曰

武帝天漢元年書遣蘇武使匈奴至是凡十九年矣書還自匈奴則其全節可知然無褒美之詞何哉蓋亦臣子當為之事故爾

綱秋七月罷權酷官○自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

霍光知時務之要
稍復文景之業

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兌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辛丑元鳳元年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

書遣歸何譏也不遠徵之至則賜帛而已

○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曰上官桀父子

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

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

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

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

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

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

大將軍安

事下公卿議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至此帝不肯下不行

且光聞之止畫室中離畫之室不入止其室中者有所尚也

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

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命名出納王左右皆

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追不足上不聽後桀

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付托以輔朕身敢有毀者

坐之自是無敢復言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拏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會蓋王舍

君德莫大於至明

○君德莫大於至明周成王有德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祖文景俱不如也

成康不足

成康不足仲矣

成康不足

成康不足仲矣

成康不足

成康不足仲矣

成康不足

成康不足仲矣

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移病卧以告杜延年
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武帝知子之明

尹起莘曰燕王以於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有覬覦之心武帝怒而削其邑元年書燕王謀反赦弗治以武帝於天倫之思已過厚矣至是復出為惡由今觀之大資好亂之人不正於覆亡不止也而武帝知子之明尤為不可及矣

韓義出身

綱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目**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

韓義蹈此

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

顯賞以明

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史記義為中郎之謀道也義諫而死燕人聞之是時

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特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故相有此對

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又以延年有忠節

張安世志行純篤

擢為太僕光時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節杜延年忠

節二子能蓋前人之節

石丘柳生

書法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節矣綱目書之所以示勸也

王

○**癸卯**二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燕食柳

葉白公孫病已立

○**目**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抵父故

非生宣帝之瑞也病已宣帝名

更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少府徐仁丞相千秋婿也與

廷尉王平即

廷尉王平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奏請覆治少府廷尉縱反者朝

廷皆恐丞相坐之

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

恐於法深丞相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

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

仁自殺平腰斬而不以丞

相延年論議持平皆此類也侯史覆姓詆本作為抵當也

綱甲辰四年夏五月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綱**樓蘭數樓蘭西遮殺

漢使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青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霍光曰樓蘭數

反覆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乃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

延年論議持平

封介子為
義陽侯

齊金幣以賜外國為名王貪漢物來見介子使壯士刺殺之諭以王負漢罪以其為匈奴更立其弟尉屠者為王音更名其國為鄰善封傳介子為

遣使誘殺
樓蘭

義陽侯南信陽州是也樓蘭王殺漢使者則其書誘殺何樓蘭之罪既謝服矣以中國而行盜賊之計於蠻夷以是為可醜也故書誘殺介子不書罪遣者也

介子奇功

司馬公曰從而誅之於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綱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書法自五年丞相訢卒相位虛一年始善楊敞光專也

丁未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無嗣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誼長

王吉諫昌
邑王
心充舜而
禮焉松

安郎賀昌哀王體之子體音傳乃孝武帝第五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心有棄雍之志體有

一身而二
任之責加

松喬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

龔遂忠厚
剛毅

福也王賜吉肉脯而放縱自若郎中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見王遊戲無度涕泣而行膝音諫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

中詩一篇
何等

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汚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

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即大發書宿馳赴從者馬死相望王吉戒王曰大

長安東郭
門
城門與郭
門等

王以喪徵宜日復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王使遂驟乘至廣明東都

門遂曰禮葬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嗑痛不能哭至城

成昭各因
時以成名

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王

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書法承皇后詔何不以

班固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穉即位亦各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

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

昭帝可謂
善繼

百姓文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
鹽鐵而罷權酷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昭帝初元即遣使問民疾苦繼書賑貸種食又書所貸勿杖
口賦錢然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又言
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也哉

袁了凡曰文人之詞固有不嫻於議論而鮮徵於事實者蘇潯城謂漢昭
無免之訓蓋本秦醫和以晉平公之過也謂成王之壽考則歸美於周公
此今考漢書孝昭后即霍光外孫光歆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
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後宮莫有進者帝崩年二十后才十四五則帝
一生於後宮之事蓋稀濶矣故昭帝之無嗣光之罪也其不永年非光
之過也

綱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曰王淫戲無度昌邑官
屬皆徵至長安超權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
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
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不聽大將軍光憂憊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
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

昌邑王得
失何如

將軍為國
柱石

絕

此不
漢之伊尹

夏侯勝直
諫

以此益書
經術士

延年按劍
責霍光
將軍駐安
知氏

汗出洽背

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
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
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召問勝勝言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
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乃召御史丞相
以下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
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
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當為孝者以長有
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
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
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安世乃使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
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唯音偉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且陳昌邑王

汗出洽背

漢書昭帝本紀

五十二

案

師何以無諫書

三百五篇諫

遷身侯勝以府

霍光可以當大事

如周勃霍光僕劣何

霍光忠厚之心

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送昌邑邸群臣坐不舉奏者誅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髮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自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

張南軒曰

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吃如山嶽其可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趙雪航曰

光事武帝輔漢昭三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特由忠厚忠厚之心矣惜乎不學無術昧於進退之理向使宣帝即位之初即

昭立宣得

失何如

不能知人之過

丙吉護養

宣帝

首歸政還守博陸令子弟親技皆不得干預朝政豈不保全身名於求載家族夷滅而使祖祀絕豈不可傷也哉

尹起莘曰

以光之忠赤故武帝拳拳於託孤觀其擁昭立宣則光之大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

丘瓊山曰

孔子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霍光此舉忠則忠矣順則未順罪於名教原其所失不在於廢之之時而在於立之之始王之為王亦既於年矣昌邑去京師亦不甚遠也其為人臧否光畧不聞之乎在廷群臣亦無一人知之乎立人以為君將以奉天而子民天豈細故何不於未迎之先詢問訪察既明既審然後遣使迎之而輕易若是耶既輕易立之又輕易廢之畧不聞有委曲規諫之意取視其君有如牧豎遂使萬世之下奸雄亂賊藉此為亂階霍光不得辭其責矣然則尹尹故大甲非歟曰孟子有言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初衛太子之子史皇孫

太子納王夫人生子名病已也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妻妾男女皆遇害皇曾孫亦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

長安獄中
有天子氣
丙吉閉門
不納

丙吉奏記
霍光
病已行安
而節和

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
朝廷肅然
敬悼

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之望氣也者言長安獄中
有天子氣武帝遣使治繫無輕重欲皆殺之使者至吉閉門不納曰他人
無辜死者猶不可况皇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
也因赦天下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
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
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
光與丞相敬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書經躬行節儉
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侍御史
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
悼之

尹起莘曰

昌邑之立直書光承太后詔其廢也書光率群臣奏太后不至宣
帝之罪既立之而又廢之儻不上承太后之命則光為專輒不臣矣至
宣帝則足以奉承宗廟故不嫌於直書迎立也夫光以不學武人而所

所立名正
霍光有託
孤之節
武帝知人
之明不可
及

立若此綱目書之名正言順不特見光有託孤之節而武帝知人之明
亦為不可及矣

丁南湖曰

觀丙吉之功而人臣之事幼若者可以勸觀漢宣之立而人
臣之愛幼子者可以懲何也漢宣與巫蠱之難而獲養於丙
吉猶周宣與奔莩之難而獲養於召公卒之二臣皆富貴永世而令名
無窮焉視彼曹馬之徒欺滅幼君而旋即自滅者其得失相去何如耶
此忠義之利可以為人臣之勸也武帝之天下乃嫡長庚太子之天下
帝也惡嫡長愛庶幼以致庚之死於無辜未幾而宣帝以庚之家孫也
有天下以伸乃祖之冤此好還
之天道為君父者可以懲矣

綱目丞相敬卒以蔡義為丞相

年八十餘○國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

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為丞相

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

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

○國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亦未有言

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

求故劍意曰立許健仔為皇后霍光以后

詔求微時
故劍

求故劍意

霍光不封
許廣漢

父廣漢刑人許廣漢乃天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胡致堂曰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冊也公卿乃舍之而

廣漢則知其溫許后之立矣妻顯和謀蓋肇於此此霍氏所以覆宗也歟

新鐫趙甲了凡袁先生編纂皇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八

○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

諱詢史皇孫之子武帝之曾孫也昭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崩壽四十二○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仲德周然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

大將軍光
請歸政

綱戊申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

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

奏御自昭帝時光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

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書請何光為恭也歸則歸耳何請為

胡致堂曰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耶霍光少即

年矣當昭帝時為上幼冲受顧托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與自問問悉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矣光雖稽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已然後奏御凡有不便於已忠告於君者皆不得達罔上迷國罪已不勝誅矣况客權怙勢又復五年使人主蓄怒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亂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於上謙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親黨

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荷
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方正學曰則曰視光者久矣不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

光之為人矣不待驟乘而後疑之也為光計者當中宗之初立社稷宗
廟既有所主不負先帝顧屬之心即宜力辭而引去不許則辭朝廷之
政不與而以列侯就第庶可少舒中宗之疑而息衆庶之怒光則不然
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而居之至於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
矣其於民情國體究之熟矣光肯不思乎當昭帝之初立燕王上官之
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
之後其生殺予奪賞罰之際安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
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
光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取城族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
之得罪於天非廢立也階待天子之大柄也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
任者得吾言而思之其可免於禍乎

綱夏四月鳳凰集膠東名救勿收田租賦

書光嘗祠鳳凰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

謚時祠宜議謚置園邑有司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

如漢曰親謂父也

漢初公議

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曰悼母

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姊曰戾夫人皆改葬焉**書**有司請謚太子曰

黃霸獨用

綱黃霸為廷尉正○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群下痛切也

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為廷尉正官也數

疑獄庭中稱平庭中廷尉之中也稱平謂稱美其持法輕重適中也

綱已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儻民車

延年詐增儻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

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

出三十萬自乞之何如也乞與願以愚言自大將軍杜延年言之光曰誠然

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謝田大夫

病悻

漢宣帝八年

哉

使我至今

子賓身男

大事不成

非田子賓

覆過

春秋以功

庭中稱平

寬和

黃霸獨用

綱

綱

綱

綱

綱

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
目入牢獄遂自刎死

夏侯勝諫不宜立廟

詔書不可用

黃霸獻受尚書

綱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鑑詔曰孝武皇帝躬仁
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群
臣皆曰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
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
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
死不悔於是御史丞相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
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奏盛德文始五行之
舞三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
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贊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多議論不
息

丁南胡曰

程子曰讀書將以致用也然古之讀書雖多而委諸無用者
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各被乎不識字之說則何貴於讀
善耶予觀夏侯勝黃霸授受尚書而尚書之中其載乎先治民難事君
之道勝也抗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鯁直字矣霸也獨用寬和為名
是治民而識循良字矣讀書致用如二子者君子可不表而出之以為
章句腐儒之勸耶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目初霍光夫人顯欲
賞其少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
侍疾顯使衍因投毒藥以飲后有頃遂加煩滿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得
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
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書法

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既
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
顯弒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弒矣欲免於禍得
乎哉史稱光沈靜詳審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

胡致堂曰

霍顯邪謀行於幽闇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然光初不聞
其事今直書大將軍光妻若與聞之者何哉光始焉不知後
乃知之儻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
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直筆書之非過貶也

尹遂昌曰

漢宣帝八卷

三

鑑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丁令今音零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桓其先東胡也
其俗無常居男女悉禿頭為輕便漢初匈奴肩頓破烏孫擊其西所殺甚眾其後漢又擊
之匈奴愈弱而邊境少事矣

是歲穎川今河南許州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京兆今陝西西安府尹官

穎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鉅筭鉅音項也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

皆為此制而用受書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於是姦黨散尤善為鉤鉅

之奸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使

捕治其服其發姦捕伏如神捕他隱反發謂動發之也姦也捕也京

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者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初許后起微賤登至

老
漢治京兆
者莫能及

為鉤鉅以得
受校書
如神
獲姦捕伏

與許后時大縣絕矣縣音音書法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

○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

良方正之士

與許后時大縣絕矣縣音音書法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

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許后而立其

女以至於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

其所以善處之則霍氏與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自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

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君前臣名不

於宣帝之前見其直率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嘗朝見而出

與人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棄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

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愆前事復為

夏侯勝誤
相字於前

堯言布於
天下

先生無愆
前事

漢書卷八

取青紫如拾芥

定國央獻審慎

天下無冤民自以不

問張釋之

子定國為廷尉何如

于公雪孝婦之冤

定國善繼父志

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子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生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拾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

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

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

自以為不冤史略定國父于公為獄吏東海有孝婦養姑不嫁姑謂鄰曰姑女告婦殺母孝婦不能辨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因公言致祭立雨公治門閭謂曰少高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必與者

吏臣斷曰宣帝知百姓苦吏急迫以平法為尚而定國將順乎君心是謂孝子

○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

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九孫山

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且如乘輿制度置

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家業世世相傳為疇

胡致堂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

○魏相上封事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俗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

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置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

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綱鳳凰集魯大赦書法於是三書鳳凰再為之赦而加大焉帝之自欺甚矣

綱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綱上思報大

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樂平漢縣名今改屬山西太原府平定州使以奉車都尉領

尚書事魏相奏封事密奏章囊封言春秋譏世卿公羊傳隱三年尹氏卒也其稱尹氏河漢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云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賤其名稱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不當世

卿春秋譏世

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時等也言不後減其爵也

聖主褒德顯功

安世國家重臣

魏相奏封

春秋譏世

卿

為其秉政久必惡宋三世為大夫公羊傳傳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云三世謂魯父上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卒生篡弒故君子疾之

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

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

去副封相謂魏相許伯即許廣漢按魏相先嘗因許伯以建白上前而除其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伯奏封事今又因以建白上前而除其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

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書法見言之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失矣

張南軒曰魏相所有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

此誠宰相復術魏相詭遇

魏相進不以正魏相進不

事魏相進不

魏相進不以正魏相進不

以正魏相進不

魏相進不以正魏相進不

魏相進不以正魏相進不

魏相進不以正魏相進不

魏相進不以正魏相進不

魏相進不以正魏相進不

宣帝厲精為治

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數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

遷及有異善厚加賜賞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耳非謂不改易樞

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刺史漢之官

親開刺史親開刺史

太守吏民太守吏民

之本太守吏民

漢世良吏漢世良吏

為盛漢世良吏

許伯何哉至元康中諫伐匈奴時已為相其疏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夫疇咨博訪固帝王事然何必事率其謀必協而不虞后黨專政之可憂豈獨一霍氏哉

監帝與子問問知民事之難古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

監帝與子問問知民事之難古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

監帝與子問問知民事之難古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

監帝與子問問知民事之難古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

監帝與子問問知民事之難古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

監帝與子問問知民事之難古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

監帝與子問問知民事之難古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

監帝與子問問知民事之難古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

監帝與子問問知民事之難古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

循吏只是

數人

宣帝總統

名賞

問高惠文

景之循吏

與宣帝之

循吏果孰

為盛歟

唐虞不能

以化天下

王成治有

異效

問漢宣帝

綜核名賞

自成何以

得使增蒙

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唐仲友曰

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

信賞必罰

緣知民間愁嘆由吏不良故選良二千石

宋潛溪曰

得高惠文景之循吏不載者不勝載也宣帝之循吏備載者不

乃特見於

賈誼傳而循吏傳則無名焉大者尚爾所遺者不既多乎然

則謂高惠

文景之循吏止於文翁非也且宣帝名為循吏而首任之者

乃在偽增

戶口之王成則不盛於高惠文景蓋可知矣

甲寅三年春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

相王戎勞來不怠

勞來並去聲謂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

賜爵但賜其爵秩中二千石

上秩一歲滿二千石

中秩九卿已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

計口錢穀之數也

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

家類實其後俗更多為虛名云

胡致堂曰

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

名

綜核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聲譽君上之姦術也人

君不篤實而好之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措克

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

因於外舍而奏困周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

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若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誇誦太平玩

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倘亂自此而起矣故為

則指自古不易之道也

陳潛溪曰

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

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丘瓊山曰

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為天子是帝王所以

致雅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為治也誠有如宣帝詔

書之所云者矣然是詔也乃為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賜關內侯爵而

下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偽增戶口者耶不特此也趙蓋韓揚之不得其

死私恭而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精為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綱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

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及為王耶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為天下國
家者貴矣
則益
執一實以
御百虛

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丞相韋賢致仕○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

丞相致仕自齊始書致仕何予知止也武帝之世宰相

○六月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

○發明音賢老而謝事足見保全大臣之意其視武帝世非戮辱不去者大有選庭至於兩魏輔政並書于冊則帝之用人又可觀矣

○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

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即將彈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

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彈護太

子家示陋言示天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

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太子凡曰二疏未老去位世以為太子儒故也不知其止許彈監護太子家已有宿嫌於許氏矣想當傳太子時其有所裁抑引大義以制許氏私者不少也宣帝以側微恩恒霽威許氏丞相弱翁猶不辱為門下何有廣父子賴上威明未有以逞也他日太子儒便其能

顧師傳舊恩乎蕭太博事可稽已與其留無益於太子而多一殺師傳之名孰與去乎蓋有以見躊躇之乎於蘇豕焉其曰不去懼有後悔意也

○京師大雨雹天行水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棄愛之用心也然

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

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察政謀

明陳其迹以攷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霍氏

驕侈縱橫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婿收其印綬諸領羽

林羽林漢之軍衛名掌隨從初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蓋武帝取天之虛危南有眾星曰羽林之義以名軍衛也及兩宮衛將

屯兵悉易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許史子弟謂許延壽史高之子弟也

○書法特筆也而霍氏之權盡收矣故書罷其屯兵而霍氏之誅決矣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好宄不勝於是使張湯趙

博董仲舒
言修治更
化治溫舒
言尚德緩
刑何武帝
見喜而不
見用欤

溫舒上尚
德緩刑書
十失一存

獄者天下
之大命

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王之法見知故縱人有犯法或見
所監臨部主亦緩深故之罪時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急縱出之誅其後
有罪并連坐也比必利反例也况譬禁罔浸密律令煩苛又書為於
奸猾巧法轉相比况擬也巳行故事曰比禁罔浸密律令煩苛又書為於
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宗
姦詐之吏旁緣弄法受財若市賈交易也所欲活則傳生議傳讀所欲陷則予死比與死例相
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正
始受命之統條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十失謂一羞文學二
義四貴獄吏五罪誹謗六禁妖言七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八忠忠良切言皆鬱於胸九喜虛譽十蒙實禍其一尚存治獄之吏
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敲與同以刺為明言上而朝廷
而官長下而僚屬皆相敲迫以苛刻從事深者獲功名言深文者得平者多後患言持法平者
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任人之死太平之未治凡此

太平之風
可興

置廷尉平

鄭昌請刪
定律令

明主躬垂
明聽

置廷尉平

此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言指畫地為獄戶雖知非真刺木為吏期
不辜言刺木偶為吏雖識非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
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丁南湖曰溫舒自少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因受春秋通
刑一書班氏贊其辭順而意篤者也此書既聽於君而身名並顯教子
及孫皆至牧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哉

鑑十二月詔曰間者更用法巧文寢深使不辜蒙戮朕甚傷之今遣廷史
與郡鞠獄鞠音菊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尉平平音病平秩六百石員四人

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讞魚列反議罪也用季上常
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帝知獄事乃死生所係不敢輕也齋居獄刑號為平

矣涿郡今改涿州直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
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

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

皇勳定律
如會得失何

首矣

乙卯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謀令太后為
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
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

徐生上疏
抑制霍氏

徐生上疏言宜以時抑制

人為徐生
上疏

人為徐生上書人謂當時有人也

其後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告霍氏反人為徐生上書人為積新客謂主人

更為曲突更平声改也曲則遠徙其新不者言否則也且有火患主人

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

爛者在於上行行列也救火而被燒者坐于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

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鄉音向不費牛酒終止火患無通今論功而請

曲突徙新無恩澤燠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燠傷火也今預陵徙

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

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新

曲突之策使居燠髮灼爛之右乃賜福帛十匹後遷為郎郎掌守門戶

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駱乘駱乘駱駕三馬也乘車之法尊者居

居右餘曰駱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芒草端也刺七賜後車騎將

軍張安世代光駱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從容謂從其容止不矜

及光身死而宗族誅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駱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奇臣國家安社稷權昭立宣維

司馬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

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

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鄉使孝

平刺在背

霍氏之禍
始於駱乘

周公阿衡
何以加此

問蔡滅子
文漢滅霍
光何如

漢書卷八十八

務莊放威
尹克黃
光之忠勳
不可不祀

朱邑廉平
不苛
朱邑治行
第一

公正不可
交以私
擬漢以朱
邑為大司
農諸

離凶災
赤子美矣
海太守

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對曰海瀕

宜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叢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闞叔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維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惡哉

○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九卿之一主○邑少為桐鄉桐鄉即古舒菑州今安慶府

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以愛人利物為事也未嘗嘗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

遷北海太守北海郡名今益都府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

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共宗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漢書宣帝詔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

離凶災漢書宣帝詔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赤子美矣

○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

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對曰海瀕

瀕也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美陛下

之兵於潢黃池中耳潢池者潢行潦之水池也言如小兒戲弄兵於潢池中平之不難也今欲使臣勝之

和克而殺之將安之也撫而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

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

宜從事上許之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

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鉤鉤也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

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

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

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

尉

才難

丁南湖曰蘇遂始事昌邑王危言極諫寄忠善之奇節繼為渤海太守輯盜安民布循良之善政漢廷人物似此者若落落僅見信矣夫

也

袁了凡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長民者慎母有鄙夷其民之刀布之俗翁而絃歌矣勸海盜賊藪也而壟遂治之兵弩之習轉而鉏鉤矣夫教之行雖蠻夷可括况中區乎養之瞻雖盜賊還良况齊民乎又曰弛逐捕慰安而牧養之則渤海之盜皆良民庶平不苛未嘗答辱人存問而愛利之則桐鄉之民皆子孫

丙辰元康元年五月追尊悼皇為皇考立寢廟 **考**

程子曰天地之大義生人而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舂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夫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君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

綱目殺原北尹趙廣漢○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逢氣銳請如鋒言鋒見事風生言其見事疾無所迴避言不畏竟以此敗廣漢

大統無嫌貳之失
廣漢見事
風生

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也 **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脇丞相帝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詣也**

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之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書法善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能若廣漢延壽可謂能矣雖有罪皆足以死哉

胡敬堂曰賢才之士千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趙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帝寡恩若丞相消平忿心為漢家愛材從百姓之願或削為士伍或免為庶人或容其上印綬忘命而去會赦一解有詔起家既懲其愆又不廢其能繩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

袁了凡曰蓋宣殺趙蓋韓揚後世並咎其濫刑獨東坡作二疏贊只稱按廣漢初附霍光及光死窺上微旨輒發更士索霍禹家私屠酷罪致上召問因侵犯諸大臣及已客私酷後曲庇之反誣蘇贊殺榮畜而未已浸淫且欲殺丞相夫人又問太史知天象當戮大臣至欲臨持丞相陰罪殺之是何用心之險而冀倖免乎雖與蓋韓揚同屍于市其枉直固有分矣

弱翁不少
容忍
魏相德不
稱位

百姓追思
廣漢

奉世不為無功
矯字終不
可得而免
國長備矯
制開倉粟
奉世矯詔
破沙車得
失何如

詔鄭吉還
屯渠犂
魏相諫代
匈奴
兵義者王

立為王。畔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甚悅。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書法。矯制雖討叛必書
尹起莘曰：莎車書叛，不為無罪。奉世破之，不為無功。然矯之一字，終不可得而免也。權其重輕，而攷其書法，則功罪見矣。
丁南湖曰：馮奉世矯制破沙車，而綱目罪其矯，抑邊功也。文德也。通作志。
綱：丁巳二年二月，立健行王氏為皇后。○**綱**：上欲立皇后，徵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健行為皇后，令母養太子。
綱：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
綱：匈奴擾重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綱**：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

此兵何名

孔子愛不在顯與而在蕭牆

宰相之能事
賢者以為難

魏相深見
遠識
戰兵保民
之美

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見音現，顯謂之驕兵。兵驕者滅，聞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從魏相議，乃詔鄭吉還屯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胡致堂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列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猶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奸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非動，悉指為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為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慮，前古一律，其視魏相為何如焉。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嗚呼賢矣哉。
尹遂昌曰：匈奴擾重師田者，自常情觀之，與兵誅討可也。魏相深見遠哉，未幾匈奴衰弱，終於臣服，則車師之地，果何關於勝敗之數乎。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數條屬下句數

而疏舉之若木條焉累也凡言條者一及賢臣置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

按事郡國分巡按及休告古者名吏休假從家還至府

輒奏四方異聞所聞怪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與御

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綱以蕭望之為左馮翊○繼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

欲詳視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謂作左馮翊郡太守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遷謂法地道尊右故恐有不合意即稱病上聞之使侍中金安世諭意曰

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是為三欲

用更治民以考功非有所問也望之即起視事聞

試

師古曰更猶謂其短失也

王荆石曰然考宣之試世咸謂宣帝竟望之欲向用之以為相竊意謂不

任之不篤姑於三輔郡試之耳是故仲舒三策而終於江都望之再試

竟未聞尚以為相不然恭顯評史社

韋元曰似不難不拜用丞相長揖衛將軍望之亦不調大將軍光不受

兩吏夾持黥不顧守淮陽而頭為中郎望之亦不顧守平原而請守諫

官又皆直言規主無所回避然黥尤能以道義發意氣故毀公孫弘之

懷詐正直也責張湯之深文忠厚也山列卿至郡守四十年家無餘財

脩潔也而望之有傾丙吉之心贊趙韓之殺延壽一勅其散厚饜官錢

百萬一勅受所監職二百五十以上雖議起摘鞅亦其素行之不足亮

矣夫黥學黃老望之脩然儒者也其所表見不同乃反如是抑豈黥之

天資固卓然耶

綱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書法於是帝在位十三年矣而賀尚

綱封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者賜物有差○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

自曾孫遭遇宣帝孝武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桓庭桓門宮中之小門庭宮

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護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丙吉知上親見

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初張賀嘗為第空世稱皇曾孫

丙吉不敘舊恩

丙吉深厚不伐

丙吉不敘舊恩

之材美及徵怪徵始有形象而微也安世輒止之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

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桓庭令平生常稱我將軍止之是

也詔封賀子彭祖及丙吉史曾許舜皆為列侯宣帝詔曰朕微眇時丙吉

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

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

胡致堂曰無言不譽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酬一眚必報

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二年不為美也

霍光既專定策之功思數寵榮歸其家他人雖有撫舊勞誰敢出

氣又况丙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曾孫方在狹孺遷徙不常後吉為御

帝史大夫日侍左右常自忘其顏貌所以遼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踐祚

歷三時之久始備代來功亦可以無愧矣淺夫薄子於人主曾無大馬

之勞羈縻之奉尚欲因緣板附以希富貴若誠有素分鮮不嘵嘵自明

惟恐祿之弗及也此遭遇魯朱家猶不免克役其視丙吉為何如人耶

張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

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密世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

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

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復弗與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安

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

果遷

丁南湖曰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定大政而不敢專薦人才而不敢擅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安世克知

乎此可謂漢之賢臣矣少游之刻論何庸焉

綱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書法書欽何帝所愛欲立為

綱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

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

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

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祖道行祭為道踞所也黃帝

問張安世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臣之休

了九編鍾補

故後人以爲行神出行者祭之

因饗飲焉供謂供具張設也

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愛歸鄉里

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頗立產業

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

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

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

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送者車數百兩道踞觀者皆曰賢哉二天

賈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不念子孫哉

同亂也

而多財則損其志愚

以盡吾

聖主惠養老臣

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

書法

胡致堂曰

西漢

此不書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疏廣微意

之所誤及

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禮大夫七十致仕

能如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君遂昌曰

禮大夫七十致仕

能如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禮大夫七十致仕

能如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禮大夫七十致仕

能如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禮大夫七十致仕

能如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禮大夫七十致仕

能如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禮大夫七十致仕

能如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禮大夫七十致仕

能如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禮大夫七十致仕

能如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禮大夫七十致仕

能如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禮大夫七十致仕

能如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禮大夫七十致仕

能如二子見幾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而作

九編監南

漢宣帝八卷

十七

擬漢以黃
霸守京兆
尹誥

黃霸力行
教化
務在成就
安全

許丞重听
何傷

治道去其
泰甚
治為天下
第一

名殿
治道去其
泰甚
治為天下
第一

幼冲之年已可繫見則木甲成王固帝王之子孫而神明之胃也而顯
覆而有過何以卒為守成之令主也吁疏廣之叔姪縱不去吾固不敢
以伊周之事業望之也吾獨恐夫孟堅明仲之說行而天下後世之為
身謀以後其君者得以藉口也○為人臣數句出禮記文王世子篇○
周公今其子伯禽朝夕與成
王居成王有過則撻伯禽

綱以頡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國霸守頡川力行教化而

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之長吏許丞老病督郵吏官名王糾察郡
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

更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姦欺之吏因交代之際公
棄匿簿書盜去官物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也故舊徒相益為亂凡治道

去其泰甚者耳甚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
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復歸守頡川史記補遺黃霸治頡川以禮義條教
諭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

綱已未四年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書法賜金與復家何
以書嘉念功也

綱以韋玄成為河東太守○國初扶陽節侯韋賢長子弘有罪繫獄家
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狂不應召天鴻

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奕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
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

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天
守史略玄成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備父業尤謙遜下士遇知識步
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

以明經擢為
諫議大夫

綱庚申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集長樂宮今故改元
神爵大如鷄爵色有五采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

郊泰時時音止祭處曰時漢武帝立泰乙
五帝祠壇於甘泉宮是為泰時也幸河東郡名今改山西
平陽府蒲州祠居土

頡循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益州漢郡名
今雲南府是有
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其
神祠在益州金馬坊於是遣諫大夫蜀郡

王褒使持節往求之書法書遣諫大夫何病帝也
遣之則於褒乎何病以方士言增置神祠帝之

玄成陽狂
不應召
賢王貴以
禮讓為國
自安衡門
之下
宣帝循武
帝故事
求金馬碧
雞之神

漢宣帝八年卷一
後

惑也而諫大夫何暇焉不能諫則亦已矣而
又為之持節求之是以為不暇故病之也
又為之持節求之是以為不暇故病之也

尹起莘曰

祠祀神仙武帝之過舉也考宣中與胡為踵而行之然郊泰
時祀后土猶有可議者至遣諫大夫而求金馬碧雞之神則
求非所求
失尤甚矣

聖王得賢

初上以稷有俊才使作聖王得賢曰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與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眾故巧冶鑄千將

賢者國家之器用

巧冶鑄千將

工用人馬

相得

聖王所以

易海內

君人勤求

賢而逸得

賢者遇明

君

有聖君而

後有賢臣

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

運籌谷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煥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別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

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

運籌谷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煥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別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

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

運籌谷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煥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別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

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

運籌谷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煥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別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

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

運籌谷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煥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別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

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

運籌谷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煥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別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

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

運籌谷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煥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別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

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

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

龍興而致雲蟄俟秋吟占吟字俞賢人待明君而仕也蟄字出以

陰蟄音澤由狀似蟄蟄明明在朝楊楊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

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徵美行之自至壽考無疆何必

偃仰屈伸右彭祖姓錢名鏗至殷商响嗟呼吸如喬松哉喬謂王喬松謂

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袁了凡曰

王褒承詔作聖王得賢臣頌詞旨休美未乃嗤彭祖而陋喬

而後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此非言之先資者與而晚乃為上使祀金馬

碧雞於益州竟以道病死有言不信守道不終哀哉

張敞勤游

心帝王之

術

聖王待賢

臣而弘功

業

俊士待明

主以顯其

德

問王褒張

敞王吉各

上疏得失

何如

張敞勤游

心帝王之

術

聖王待賢

臣而弘功

業

俊士待明

主以顯其

德

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

龍興而致雲蟄俟秋吟占吟字俞賢人待明君而仕也蟄字出以

陰蟄音澤由狀似蟄蟄明明在朝楊楊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

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徵美行之自至壽考無疆何必

偃仰屈伸右彭祖姓錢名鏗至殷商响嗟呼吸如喬松哉喬謂王喬松謂

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袁了凡曰

王褒承詔作聖王得賢臣頌詞旨休美未乃嗤彭祖而陋喬

而後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此非言之先資者與而晚乃為上使祀金馬

碧雞於益州竟以道病死有言不信守道不終哀哉

張敞勤游

心帝王之

術

聖王待賢

臣而弘功

業

俊士待明

主以顯其

德

問王褒張

敞王吉各

上疏得失

何如

張敞勤游

心帝王之

術

聖王待賢

臣而弘功

業

俊士待明

主以顯其

德

王吉疏論
本務
欲治之主
不世出

宣德流化
自近始

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

路一世仁
壽之域

王褒王
皆漢諫
大夫優劣
何如

趙充國請
自擊先零
可將無踰
老臣
將軍度寇
薄何如
百聞不如
一見

先計而後
戰

綱諫大夫王吉謝病歸。○繼上頗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

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

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

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

簿書期會猶如限也簿書即簿籍文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

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良者弱而不可勝愚

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

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

禮明王制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

高宗上以其言為迂濶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書法謝病歸也書諫大夫謝病歸病宣

帝

尹起莘曰謝病固有之矣然以諫大夫而去國則人王好賢之意為可

則其為中興之累多矣

丁南湖曰王褒王吉皆諫大夫也褒有聖王賢臣之頌吉有政事之疏

也不能去故綱目書曰帝遣諫大夫求金馬碧雞之神已失其賤此書諫大夫謝病歸

夫王吉謝病歸觀此並書之意則二人之優劣若判蒼素矣

趙充國請自擊先零可將無踰老臣將軍度寇薄何如百聞不如一見

綱目

漢書

卷

挑戰克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罕作罕开音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傲其疲

劇乃擊之酒泉郡名今陝西行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擊罕开克國

以為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請放罕开討先零擇良吏府循和輯罕开

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上欲誅罕开罕开上書曰今先零為寇罕开未有

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愚以為先誅先

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重書報從克國計焉後罕开竟不煩兵而

下上詔進擊先零時寇降者萬餘人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

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重書其子中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

傾國家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

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克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明

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卒也故臣愚以為擊之

不便計度臨縣東至澤音門水名澤若水流羌故曰及公田

全師保勝
女為之策

一難兩害

克國請罷
兵屯田

明主可為
忠言

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

害處浚溝渠人二十畝古畝字謂人益積畜省大費帝報曰即如將軍計

虜當何時伏誅熟計復奏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

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

條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一言屯田致較威德並行二言據虜肥饒

兵得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穀示羌威武六言以閒暇繕治郵亭

克入金城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道八言亡經遠阻迫死傷之害九言

不損威重虜難乘間十言亡驚動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上復賜報曰將

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

軍熟計復奏克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精兵今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

日月冀遠在來春且必瓦解此不戰而自破之策也奏母上輒下公卿議

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

帝王之兵
以全取勝

帝王貴謀
而賤戰

留屯田便
宜十二事

兵以計為
本

不戰自破
之策

魏相任計
可用

留克國屯田
田湟中
以張敞為
京兆尹

張敞以經術
自輔

堯桀之分
在義利
道民不可
不慎

克國振旅
西

用也。上於是報克國嘉納之留屯田湟中。

○國初敞為京兆尹。○國初敞為山陰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

拜膠東相明設購賞轉相斬捕國中遂平後尹京兆敞求得偷盜舊長數

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

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會禹寇兵起

敞以羗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為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

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

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

而法不一也敞議遂寤

○辛酉二年夏克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已降并斬首級溺河湟

河湟二州名皆

饑餓死者四萬有餘請罷屯田奏可克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

集覽曰破羗
將軍辛武賢
強弩
二將軍
將軍
許延壽

置金城屬
國以處降
羗

真萬全之
師
庶幾乎三
代之將

克國不盡
國之利害
克國老成
厚重

說曰眾人皆以破羗疆界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鋒
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克國曰吾年
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
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
上然其計能遣辛武賢歸酒泉克國復為後將軍秋羗若雲等共斬場王
首帥四十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

書法 書旅旅而還何居全師也先琴之版罕羗助之克國招降以威信

而羗竟斬揚王以降真所謂萬全之師也

張南軒曰 克國為將庶幾乎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

賢將始可相也使其為相

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矣

唐仲友曰 克國盡兵利害得之於屯田不

尹起莘曰 前書罷兵屯田此書振旅而還見西羗之平非窮追

極討之功克國之為將如此非老成厚重者能之乎

留一年以報厚德

卿自上書訟寬饒寬饒有憂國之心

綱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到北闕下。○國初寬饒為衛司馬官屬不受私使躬行士卒盧舍親其起居飲食病者拊循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權司隸校尉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寔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暴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竟下寬饒更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眾庶莫不憐之

書法 於是上下寬饒吏寬饒自到其不書下之吏何甚寬饒也曷為甚而自殺焉非不專在上也故趙鞅揚皆書殺而寬饒書自到綱曰之權衡審矣
胡致堂曰 寬饒之死坐怨謗非也宣帝加之之辭也坐求禪歟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喪心失感安敢請

兩言蔽宣帝之為人

天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此好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為周召此兩言者後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

在漢山三 陳堆曰宣帝殺趙鞅皆過而寬饒尤為可惜寬饒直箴國除弊政銷隱禍而世主不以為功反以為罪者多矣豈但一寬饒而已哉此治日所以常少而亂日常多歟

素行 寬饒封事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若四時之序成功者稟德人王意耳豈求禪也如谷永疏云大立王者以制海內去無道開行德不私一姓明非一人之天下也此大指與次公同而又專稱三王放伐之事使成帝以永厲吏則議者且以永意在問鼎乎

逐王 即如休屠王之神素與旌術胸鞬反匈奴單于號單于有隙率其眾

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

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

壬戌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 相字弱翁

正理山曰

相假許史以為重進之不以其道也

漢書曰

過於統魏相輔之總領眾職使上下無苟且之意而公卿多

猶位之人真無負於宣帝之為者相以心孰如相之於帝也哉惜乎
徒相知而無道以濟其短君子不能無恨於弱翁霍光親權天子重權
而立之借使無後猶將十世省之相力發其往之私幸使功臣之肉
未寒而赤族之相戮戮以何刺哉趙廣漢良吏也不幸麗乎罪尚宜以八
議之法貸之相獨戮以忤已之私憾至於民泣而請代者衆京兆弗恤
也何刺哉以宣帝刑名而相以嚴刺佐之甚稱上意史臣之言則信矣
然孝宣之治甘於雜霸亦相之無以廣之也歟

丙吉問牛

綱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丙吉尚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

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
故事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
曰民間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熟恐牛近行以

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宰相所以治陰陽

丙吉知大體

宋潛溪曰

君子循己以安百姓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民不私闕此弊
而引為己任輕重虛實俱失之矣尚為知大體哉

極漢益小吏俸詔

綱秋八月詔益小吏俸○詔曰更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

宣帝可謂知本

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更百石以下俸十五

書法

勸廉也帝可謂知本矣故書美之

綱以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

漢精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改更教以禮讓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

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尚禮義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

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刺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

自刺自剄其在東郡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

師古曰構結也

極漢以韓延壽為左馮翊詔

漢書卷八十八

閉閣思過

診者以由

相移

愚信偏二

十四縣

吏民不忠

欺給

極漢賜黃

霸關內侯

詔

黃霸以政

治受賞

大傳

關內侯黃金百斤

人君子矣其賜爵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關內侯黃金百斤

延壽出行縣至高陵秦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

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

翊因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以下亦皆自警得罪於是訟者自慙

頭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相惕厲勅戒不敢犯延壽恩信周

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惟尊吏民不忍欺給謂欺也

薛文清曰直道在人心者無古今特上之人無教化以導之耳教化脩

禮讓而百姓遵教矣其治東郡令行禁止而斷獄大減矣所至必禮賢

士廣謀議納諫諍脩治學宮表孝弟有行公之教化何如也其入為

左馮翊也印其閉閣引咎卒感弟昆畏德化甚於刑罰庶幾成禮至不

爭之化矣古人謂延壽為一郡三代于是可見民心直道歷萬古而

不泯也殆干此有徵哉

漢書宣帝詔曰

集郡國謂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漢書宣帝詔曰

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第具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

視寡寡助貧窮獄成八年無重罪囚史代鄉于教化與于行誼可謂賢

矣

冬十月鳳凰集社陵

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國延年陰鷲酷烈鷲擊也凡鳥之勇獸之猛

也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會集諸囚於流血數里號曰屠伯言殺人如

猶言長延年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見其以鳳凰被褒賞心內不服

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驗得怨

望誹謗數事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報囚當

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

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

也

此蝗豈鳳凰食

厚食

屬

屬

屬

屬

屬

東海莫不賢智其丑

東海莫不賢智其丑

丁南湖曰

嚴延年捷於政事班固傳云雖子貢冉有之通藝不能絕也
之蓋誅戮無辜則不仁積惡殺才則不智方命虐民則不忠違逆世志
則不孝諸惡具備顧以聖門大賢方之亦不亦諺哉若延年奏霍光之廢
立而東萊許為夷齊之後一人此雖姑取節焉然獎酷吏而屈大聖畢
竟非確說也

綱甲子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目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

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甸士甸晉卿范文子士燮之子也帥師侵

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

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

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

災患四夷聞之感貴中國之仁義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綱殺左馮翊韓延壽○繼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

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

四夷貴中
國之仁義

君子大其
不伐喪

韓延壽反
案蕭望之

延壽以奢
僭見誅

楊子雲見
其偏

願發官錢放散百餘萬願藏內史屬官有願機令丞尉稟望之自秦職在

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考

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在東郡著僭逾制鑄刀效尚方等事尚方凡掌

者皆曰尚秦置六尚之官乃有尚食尚樂尚醞尚方尚舍尚輦等事也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胡敬堂曰揚子雲以韓馮翊蕭望之為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望之

兩人相許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旨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

延壽有麗於法然其為穎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為東郡令行禁止而

被擢其為馮翊恩信偏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

取官銅鑄刀取官錢假盜之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

道矣

望之欲按延壽放散官錢兩吉以為更大赦後不須問而望

之竟嚮機之蓋延壽繼望之為馮翊而名過之望之不能平

也欲挾此傾之矣然延壽為東郡治節兵車至效尚方豈直氣疎節不

能自檢抑案事者實御史之屬官故希望之風旨而致之耶即令

有之亦何害為延壽也夫鑄官朱紘山節藻稅塞門而反玷者非春秋

賢大夫耶宋寇準知永興軍以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承受奏準有叛心

王旦曰準許大年紀尚駿耳帝意釋延壽之不免惜望之不為王旦

也雖然案問放散官錢事未證也無則上表陳訴有則席藁以待公論

矣乃許望之陰私以相抵使後為御史者何以舉哉耶夫以高陵之訟
延壽且開閣思過此非思過時耶是望之固不能為國容贖而延壽亦
自撥也

綱乙丑二年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為庶人惲音蘊○惲廉潔無私為中

郎將故事令郎出錢乃得出沐名曰山郎山郎即官名山者財惲能之沐

沐皆以法令從事諸吏有過輒奏免薦其有行能者即官化之莫不自厲
由是擢為光祿勳惲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

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至上為戲語
尤悖逆詔免為庶人

綱丙寅三年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
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謚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

聖孟堅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
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

丙吉知人

考宣中典丙吉有數是時黜陟有序眾職脩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
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虛哉

妻了凡曰陳萬年病召其子感教戒牀下語至直半成唾頭觸屏風萬
乃不復言今改萬年始以事史高得入其為御史大夫則以候丙吉病

獨留眾人後至昏直乃歸吉以故薦之謂之效也其將復以教子耶咸
年十八以父任為郎即抗直數言事機刺近臣萬年以弗類已故戒之

然咸後躋中丞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時石顯專權咸獨與朱雲訟言顯
短致懼中廢咸可謂國司直矣後王莽篡咸令三子皆去位歸家猶用漢

祖職則能以忠而訓子事先矣視乃公之諂何如也史猶稱陳萬年稱
職信巧宦之能竊名哉

綱二月以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
京兆尹張敞舍鷓鴣雀飛入丞相府鷓音分本作鷓鴣雀大而赤色霸以為神

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時史高以外屬書重霸薦高可為太尉
天子使尚書召問霸曰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

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惟嚙近臣朕所自親君何
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

乃決師
免罪也

功名損於治郡時

戴未嘉曰

漢宣帝綜挾名實惡臣下欺已而夷改其行事有名無實尤甚卒不免為臣下所欺何哉夫帝王嗜好不可偏也發於心術甚微而趨和意旨以相彌縫者多矣宣帝酷好祥瑞幾成癖矣少府不疇坐議鳳凰不下京師左遷池曰鳳凰皆集京師矣神爵鳳凰芝草甘露紛紜何多也意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乎今宣帝之時逆賊風雨災變屢屢不已符瑞何從來哉吾觀黃霸鸚鵡雀事知神爵五鳳黃龍間日祥瑞云者大抵皆鸚鵡雀類也

方正學曰

漢史稱黃霸為相功名掩於治郡時昔者賞感之謂宜有才故蓋宣帝不能盡霸之才非霸不能也天下之患非才之為難而用才者之為難宣帝善任守令不善任相知愛民之情而不知為國之體其天資善察好挾教以用而持法太嚴霸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行教化飭法令於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為相欲飭法令則人將以為擾欲行教化則人將以為迂安能立不為之功效不可得之人先務教化其較上計吏之事教化之一端耳真宰相之所宜為古之人先務教化霸豈為過哉張敞遽毀訐之謂其教民為偽而宣帝亦遽聽之蓋宣帝之素志以為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督責苛刺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說久矣敞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尤霸之非霸雖欲有為其可得哉

四年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大司農丞耿壽昌

治民吏以霸為首
不可偏
鳳凰皆集
京師

真宰相之
所宜為

古人先務
教化

初置常平
倉

奏言歲數豐穰穀賤穰人常豐也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弘農漢郡名今改為陝州屬河南府上黨秦郡名今為昭州屬山西道天

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詔賜昌爵

關內侯壽昌

志恤民也

丁南湖曰

積穀救民之制莫善於常平而壽昌始言之宣帝始行之君初置常平倉蓋先言其良法美意而後以初置二字見其亘古獨得也

夏四月朔日食

細殺故平通侯楊惲○惲既失爵位太僕戴長樂告惲怨望為妖惡言詔免為庶人家居治

產業以財自娛其友安定漢郡名今改為鎮原縣屬陝西平涼府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

之為言大臣廢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敵之子也有材能少顯朝廷以晡昧晡與暗同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過大行虧

南山種豆

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者謂陰氣將起而於殘陽而未日為臘寒後成烹羊烹羔斗酒自勞思步交反矣酒後耳熱猶言酒力仰天拊足也擊之以節歌而呼為鳥鳥為秦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山高且陽燕穢

須待也

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憚兄子譚謂憚曰侯

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

司隸蓋寬

韓馮翊韓延壽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言憚驕奢不悔過

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所得子會宗書常見而惡之以憚大

逆無道要斬

發明書曰故平通侯則免不以罪不子其免為可知免猶不

司馬公曰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

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饒憚之剛直可不謂賢

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楊子雲以韓馮翊之惡

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四臣皆良

胡致律曰楊憚之死以兩言曰南山燕穢縣官不足為盡力如此而已

廷尉負責

君道矣方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為不寬者于定國也趙蓋韓楊之

之尤

憚為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之戮亦必經廷尉之斷矣然

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

尤者也

丁南湖曰楊憚種豆一歌議時之意少蘓軾螫龍諸作刺君之意多夫

以詩怨望

河漢宣帝之不恕憚宋神宗之特恕軾即憚不能詩但假詩

之詩怨望

相別也

袁了凡曰

楊憚貽會宗書云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夫序流

積前疑又本此

上語頗類咀呪故以怨望致之死誠過刺矣然語言

犯上憚亦自取

之也若種豆之詩蓋自况其功名迄無建立故取樂曰

夕更復何意讀

史者求其說不得乃曲為箋解謂其旨有風刺此雖漢

廷深文不及此

也無惑乎後世詩獄之紛紛矣

綱戊辰甘露

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復以為冀州刺史冀州今改屬直定府

憚之誅也公卿

奏京兆尹張敞憚之黨爰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奏不下

敬使椽絮舜

絮舜姓名名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言不久當

五日京兆

去京兆尹

張敞復為

冀州刺史

五日京兆

去京兆尹

安能復案事故聞寔語即收寔繫獄竟致其死殫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

告寔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殫市後敝為寔家告免

為庶人數月京師枹鼓數起枹音桴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衆而冀州部

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勳使使者即家召敝妻子皆泣敝獨笑曰吾身亡

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

見拜冀州刺史敝到部盜賊屏迹

丁南湖曰奮為天子而警暇不得免殺人之罪彼趙廣漢以私怨殺榮

之於敝則微之何也或謂冀州多盜帝不得不用敝然而今可用敝則

向亦可用漢也史稱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即此二人之賞罰夫豈綜

核之當耶綱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曰皇太子恭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

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且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

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

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胡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

也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次子淮陽憲王數嗟嘆憲王曰直我子也常欲立

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

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

子遂安

司馬公曰王霸無異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顯

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

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

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聖法將來者也

胡致堂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身脩身以齊其

則異是矣其果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脩而家果

齊乎其所以行之者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彼王

道霸術正猶美王賦賦之不可同年而語也司馬氏譏宣帝言王道不

可行儒者不可用是矣而謂王霸無異道不亦誤乎

王霸猶美王賦賦

教

宣帝之法不可繼
唐宣宗中與何如

高祖立國規模王道如精金美玉
宣帝始而術高西京之亡
王者之政本乎天理

之寬厚孝武之材略以為漢之家法純駁若此此霸王之道也欲使其
子孫憑藉而世守之亦過矣漢之法非壞於元帝也宣帝之法不可繼
也漢宣帝唐宣宗皆以強明聰察為治其盛也皆足以中興及其既弊
亦終焉而已矣故唐之群盜皆生於大中之朝而王氏代漢之兆亦萌
於呼韓來朝之歲此
宣所謂天道者耶

張南軒曰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已利而非若湯武弑民伐罪之
共天下之制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
之意則其雜霸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
霸而已矣文帝雖天資為近亦雜於黃老刑名攷其施設動皆有術但
資美而術高耳至於宣帝則又霸之而下者成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
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肅弊矣且宣帝宣真知所謂德教
者哉而以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
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
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
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者之說迂濶而難行蓋亦
未之思也

袁了凡曰宣帝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欽輔以推讓之誼由
曰卿可教詣王思遠以其立身簡潔也兩事皆擇人教子第使夫恬讓
教疏簡潔教者皆因其所關而儀以其賢使之潛消默化不言而諭可
為百世法矣

綱已巳二年營平侯趙克國卒○先是克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閱畫策焉豐謚曰壯

綱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款叩也叩塞門來服從也五原郡榆林塞

頭奉國珍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大傅蕭望

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而不名簡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

綱唐平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

奴者皆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班固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

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

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

匈奴款塞請朝
位在諸侯王上
王者無外
待匈奴不臣之禮
有道守在四夷

同異要編 兩科

文帝思古 名臣

聖主制御 褒夷之道

圖畫功臣 於麒麟閣

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要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有隋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武而臣畜之矣。誠以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不得而言也。昔劉敬約和親。賂遺匈奴。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尊而不得。而單于反。加驕倨。至于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講習戰陳。顧問馮唐。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匈奴人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以相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若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以禮讓。羈縻不絕。是聖主制御褒夷之道也。

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何以書錄 ○**上以戎狄眉服思股肱之美乃** 畫其人於麒麟閣 麒麟閣在西安府城漢木史 法其形貌著其官爵姓名 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博陸今改平陸縣 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克國魏相匡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

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者中興輔列於方叔召虎仲山 車馬

景養心曰 慶元間中興輔佐孰優論云定策如博陸濟治如兩魏靖邊 著蕭望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不過一藝一能之上未 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凜然乃真之於群臣之後帝豈無見於 此哉蓋麒麟之圖繪正遠人觀聽之所繫彼其平日之所畏慕者知有 武而已一旦顧瞻傑閣歷數元勳而嘖昔敬畏之人乃眇然特居群臣 之後必相顧駭愕私相告語以中郎之大節如此且居群臣之下則臣 之儼然其右者其功德顧可量歟將益信中國人材之盛而隱然有虎豹 在山之勢矣夫如是寧不足以示 中國之大而杜外夷窺伺之心哉

鳳凰集新 古呂邑之國名春秋時蔡平侯徙 都于此故曰新蔡今改屬汝寧府 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殺過差一歲之間子弟殺父兄妻殺夫 帝亦以此 自欺 張敞所論 鷓雀 欺也與以張敞所論鷓雀觀之亦可見矣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諸儒施仇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 同詔 擬漢諸儒 講五經異 同詔

五經同異 於石渠閣 何如 詔諸儒請 五經異同 立三經傳 侯名勝字長公 東平人 其先夏侯都尉 從濟南南張生受尚書 以傳族子始 昌始昌傳勝 小夏侯名建 字長卿 勝之從父子也 勝以書授建 建又從歐 陽高授書 由是尚書 有大小夏侯之學也 故以春秋之說 口授子夏 子夏授穀梁 穀梁為經 作傳 以授孫卿 孫卿授 申公 申公授江翁 其後榮廣 大善穀梁 以傳蔡千秋 宣帝好穀梁 乃擢千 秋為 書 書 書 統 郎 書 書 書 統 郎

望之等平奏其議 所謂無上親稱制臨決焉 稱制即制曰是已 自臨乃立 梁丘易 梁丘覆姓 名賀 字長翁 琅琊郡人 從京房 大小夏侯尚書 復侯覆 侯名勝 字長公 東平人 其先夏侯都尉 從濟南南張生受尚書 以傳族子始 昌始昌傳勝 小夏侯名建 字長卿 勝之從父子也 勝以書授建 建又從歐 陽高授書 由是尚書 有大小夏侯之學也 故以春秋之說 口授子夏 子夏授穀梁 穀梁為經 作傳 以授孫卿 孫卿授 申公 申公授江翁 其後榮廣 大善穀梁 以傳蔡千秋 宣帝好穀梁 乃擢千 秋為 書 書 書 統 郎

下南湖曰 五經之道 以尊王賤霸為主 帝王所知乎 學者求知乎 此而 之矣 乃徒講論於 舌章句 間果何如哉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姊病死 太子忽忽不樂 帝令 皇后擇後宮家人子 得元城王政君 送太子宮 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 女也 是歲生成帝於甲館 畫堂為世適嫡 皇孫帝愛之 自名曰 漢 太子 孫 郎 書 書 書 統 郎

常置左右 皇孫生不書 書 驚生何 驚王政君所生也 王 氏之篡漢之中 否自驚生始矣 故謹書之 綱 王 宣 帝 元 年 帝 寢 疾 以 史 高 為 大 司 馬 車 騎 將 軍 蕭 望 之 為 前 將 軍 光 祿 勳 周 堪 為 光 祿 大 夫 受 遺 詔 輔 政 領 尚 書 事 冬 十 二 月 帝 崩 太 子 奭 即 位 郎 書 書 書 統 郎

申

中興符德 殷周 綱 差 宜 之 世 詔 選 茂 異 或 有 以 儒 術 進 者 或 有 以 文 董 顯 者 或 有 以 治 民 聞 者 或 有 以 將 相 得 名 者 其 人 可 許 言 與 宣 帝 刑 名 了 乙 岡 監 甫 黃 宣 帝 八 卷 十 三

其職民安其業也 遭值句 匠器械 自无成 間鮮能及之 亦足以知吏稱 稱藩功 光祖宗 業垂後嗣 可謂中興 興 德 宗 周 宣 矣 顯 將 相 則 張 安 世 趙 克 國 魏 相 丙 吉 于 定 國 杜 延年 張 敞 之 屬 皆 有 功 迹 見 於 世 矣 其 名 臣 亦 其 次 也 漢 武 之 次 郎 書 書 書 統 郎

申 韓 之 害 流 毒 後 世 何 其 遠 耶 秦 始 皇 二 世 用 之 以 凶 其 國 錯 復 明 申 韓 左 景 帝 更 律 令 削 七 國 天 下 亦 幾 于 凶 生 乎 鼂 錯 之 後 漢 錯 復 明 申 韓 左 景 帝 更 律 令 削 七 國 天 下 亦 幾 于 凶 生 乎 鼂 錯 之 後 漢 甘 蹈 鼂 錯 之 覆 轍 而 不 顧 焉 觀 其 綜 挾 名 實 信 賞 必 罰 所 以 功 光 祖 宗 業 垂 後 嗣 者 蓋 勵 精 之 效 初 非 申 韓 之 功 也 至 於 用 恭 顯 而 收 元 帝 之 郎 書 書 書 統 郎

申 韓 之 害 流 毒 後 世 何 其 遠 耶 秦 始 皇 二 世 用 之 以 凶 其 國 錯 復 明 申 韓 左 景 帝 更 律 令 削 七 國 天 下 亦 幾 于 凶 生 乎 鼂 錯 之 後 漢 甘 蹈 鼂 錯 之 覆 轍 而 不 顧 焉 觀 其 綜 挾 名 實 信 賞 必 罰 所 以 功 光 祖 宗 業 垂 後 嗣 者 蓋 勵 精 之 效 初 非 申 韓 之 功 也 至 於 用 恭 顯 而 收 元 帝 之 郎 書 書 書 統 郎

總下
宣帝開三
大慶
宣帝功罪
相半
問東萊言
宣帝論其
功則為中
與之君論
其罪則為
基禍之主
請言其詳
聖人處事
至精

信宜官貴許史而啟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啟哀帝之誅大臣
開三大慶終以匹國此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則為中興
之君論其罪則亦為基禍之主其功罪相半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
昔者聖人亦知遲之不如速之其功罪相半然其為治乃曰王若必世
而後仁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曰計不足而慮有餘其遲而申韓每
不若申韓之速獨何歟殊不知聖人慮事至精也其舉事遲而申韓每
亦與人同也惟是原始要終探端窮本知吾道雖有歲月之遲而申韓
千百年之安申韓雖有歲月之速而申韓莫貽于百年之害故去彼取此
由是論之則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其理
甚明宣帝不知此理反非太子用儒之諫豈天未欲斯民見三代之治
耶

賀善贊曰

宣帝號尚嚴而篇中書寬恤之政四謂非惻隱之發乎惜大
信鳳凰惑碧雞而趙蓋韓楊之死不免書殺此綱目所以責

賢者之
備也



新刻了凡書先生大方綱鑑補八卷終

